

國學研究

經部

世界書局印行

例言

一、本書的目的，在陳述吾國古來一切經籍的大概情形，用極淺顯，極簡要的方法，一一爲之分別指示，使學者得以明瞭各種經書的內容，而開啓其讀經的門徑。

二、本書的編制，以廣義的經目爲範圍，故除十三經以外，即大學和中庸兩書，因其爲聖哲的遺訓，與「六經」相爲表裏，遂亦一併列入，且使學者多得研究一部專書的機會。

三、本書論述的各經，每舉一種，必先論牠的名義，再詳敘牠的體制，使人先明一經之體；此後更提舉各種經書的文法，說明優點之所在，藉知經之爲用。

四、本書爲指示研究經學入門的參考書，故取材務求簡單質實，若經義考

據之學，自在學者明經而後，可以翻閱「經解」，以求貫通，今不論列。

五、木書編纂，因求說理的簡明，故徵引不取宏博；又以著者之學殖有限，取舍容有不當，希海內明達，加以匡正！

顧藎臣，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五，於光華大學。

030
063
2:1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一 什麼叫做「經」·····	一
二 「經名」的來源·····	二
三 「經目」的遞增·····	四
四 經書的「體制」·····	七
五 經書爲後世一切學術的所宗·····	九
第二章 周易·····	一一
一 什麼叫做「易」·····「周易」·····	一一
二 易經內容的「形成」·····	一五
三 周易上下經文體的大概·····	二三
四 周易爲千古文章之祖·····	二六

第三章 尙書	三二一
一 什麼叫做「尙書」	三三二
二 尙書的「體制」	三四
三 尙書文章的「概狀」與其「特點」	四一
四 尙書文章的「體式」爲後世文家所取法	四六
第四章 毛詩	四九
一 什麼叫做「詩」	四九
二 詩的「六義」和「四始」	五二
三 詩經的「體式」與其「大義」	五七
四 毛詩的「篇什」與其「概要」	六三
第五章 禮經三書——周禮	六七
甲 周禮	六七
一 周禮的「名稱」	六七

二 周禮的「制作」	六八
三 周禮體例的「概要」與其「文章」	七〇
乙 儀禮	七三
一 儀禮的「名稱」	七三
二 儀禮的「篇第」	七四
三 儀禮的「文章」	七八
丙 禮記	七九
一 禮記的「制作」	七九
二 禮記的「內容」	八一
三 禮記的「文章」	八二
第六章 春秋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	八四
甲 春秋經	八四
一 春秋的「意義」	八四

二 春秋的「體例」·····	八六
乙 左氏傳·····	八九
一 左氏傳的「概要」·····	八九
二 左氏傳的「文章」·····	九一
丙 公羊傳穀梁傳·····	九三
一 公羊傳穀梁傳的「概要」·····	九三
二 公羊傳穀梁傳的「文章」·····	九五
丁 春秋三傳的「總評」·····	九六
第七章 論語·····孟子·····	九八
甲 論語·····	九八
一 論語的「概要」·····	九八
二 論語的「篇次」與其「文章」·····	一〇一
乙 孟子·····	一〇七

一 孟子的「概要」	一〇七
二 孟子的「篇次」與其「文章」	一一二
第八章 孝經……大學……中庸	一一八
甲 孝經	一一八
一 孝經的「概要」	一一八
二 孝經的「章次」	一二三
乙 大學	一二九
一 大學的「概要」	一二九
二 大學的「章次」	一三一
丙 中庸	一三四
一 中庸的「概要」	一三四
二 中庸的「章次」	一三六
第九章 爾雅	一四五

一 爾雅的「概要」	一四五
二 爾雅的「篇次」	一四八

經 部

第一章 總論

一 什麼叫做「經」

我人研究經學，在未會讀經以前，有個先決的問題，便是要明瞭什麼叫做「經」？按之說文：「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縉布也」。經字的最初意義，原來是指「織物的經緯線」而言，織物而沒有經緯線，那就不能造成縉布。推之於治天下之道，真是千頭萬緒，很難着手，須得立個「綱領」，行事才有條理，也正如織物的須有「經緯線」一樣；因此「以經緯成縉布」之說，便可借爲「經綸天下」之意。易經屯卦：「君子以經綸」，這是由「經緯」假爲「經綸」的一個例證。



又按周禮天官太宰說：「以經邦國」。註曰：「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經既可以作「法」解，則凡古代聖哲言行政教之載在典籍，其能垂訓戒而作「法則」的，我們都得尊稱牠爲經。王逸註離騷，他又說：「經，徑也；如路徑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則經之爲義，經之爲書，簡直可以算牠是：「示人以修身，處世，治國，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無所不通了」。

我現在再根據上面的話，總括起來，爲經字下個「界說」道：「凡古代聖哲的言行政教，其載在典籍，可以垂訓戒而作法則，示人以修身，處世，治國，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無所不通的，才得稱牠爲「經」」。

二 「經名」的來源

經的「名稱」，始見於國語，有曰：「挾經秉抱」是。在國語以前的書籍

經

中，却未曾見有經名。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尊稱為「經」，都是後人所題名的。孝經錫命決，引孔子之言，說是：『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這是一緯書」中始稱「經」名的。莊子天運篇，則說：『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後世「六經」的名稱，實始於此。由上三說看來，稱「經」之見於「傳」及「緯書」，「子書」的，都在秦漢以前的時候。

禮經：「樂正，崇「四術」以教士」。什麼叫做「四術」？便是詩，書，禮，樂；先王於此四端，其設教原來已經很久了。易雖常用之於「卜筮」，然而牠那精微的道理，斷非初學的人，所能通曉。春秋雖公其記載，然「策書」也不是普通人民所得盡窺的。所以易象，春秋，直至韓宣子到了魯國，才得看見牠。因知當時諸國的施教，未必都能備此六者。這是古人以「四術」作為「四經」的一種說解。

揚雄法言，僅說「五經」的情形，而不稱「四術」和「六經」。其言曰：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這是因為漢代經秦始皇焚書以後，樂經早已散佚，所以揚氏略而不提，祇稱「五經」。班固白虎通五經論，他說：「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此與揚氏稱經之說，雖微有出入；不過他也主「五經」，而不稱「四術」和「六經」，還是相類的。從上揚班二氏書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用「四術」之說，參之以易，而稱為「五經」的。這又成了一種說解。

三 「經目」的遞增

依上節所載：有禮經的「四術」，天運篇的「六經」，法言，白虎通的「五經」，各家對於「經目」範圍的見解，顯然有不同的現象。到了後世，更遞

見增加，於是遂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等，許多名目。今將各種「經目」遞增的階段，列述於下：

(1) 「七經」

後漢書註：「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宋劉

敞七經小傳，以尙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爲「七經」。清康熙御纂七經，則指易，書，詩，春秋，「三禮」等七種。

(2) 「九經」

唐時所立「學官」，以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春

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爲「九經」。開成間刻石國子學，亦與此同

。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

(3) 「十經」

宋書百官志：「謂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

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是爲「十經」。

」。

(4)「十一經」於「十三經」中，除去了論語，孟子，便為「十一經」。因宋儒以論語，孟子，列入於四書的緣故。

(5)「十二經」莊子的天道篇裏，有『緝十二經以說』之言。說者謂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外，又加了「六緯」，便合成為「十二經」。

(6)「十三經」這是說於易，詩，書，「三禮」，「三傳」以外，再加上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書，便成為「十三經」。近世言「廣義的經目」者，多以是為準。

(7)「十四經」後人嘗於「十三經」之末，附以大戴記，稱為「十四經」。

以上所臚舉的各條，無論其為「七經」，「九經」，「十經」，「十一經」

「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總括的說一句：凡是可以列入於「經」類的，大抵不外乎「五常」之道，和「六藝」之文罷了！

四 經書的「體制」

經書中的涵蘊，範圍極爲廣大，所有我國古來一切的天地人文，學術，政教，統給牠包括無遺。後世文章的種種「體式」，以及文家的任何「作品」，大約總脫不了「經術」範圍以外。我今引用史記和淮南子中的兩段話，以說明「經書體制」的大概情形。

史記說：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

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淮南子說：

「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靡」也」。

按以上所引的兩段文字：史記這一節，是說各種經書的特長之處，及其致用之方；淮南子這一節，是說各種經書感化人文之德；然都能把經書體制的內容情形，很簡賅地說出，給我們讀經時一個極好的指示！

經書的「體制」，如果再從廣義方面講，真所謂「包羅萬象」，實開後世一切文體的先河。例如論，辨，說，解，序，跋等體，是易經統其首的；詔，策，章，奏，表，啓等體，是書經發其源的；辭，賦，頌，贊，詩，歌等體，

是詩經立其本的；銘，誄，箴，規，祝，祭等體，是禮經總其端的；紀，傳，移，檄，關，牒等體，是春秋爲其根的；故文體的種類，雖支衍蕃生，十分繁多，然歸其大要，都是宗之於經書的！我今再引用劉勰文心雕龍中一段文字，概括的再把「經書體制」說一下，作本節的結束。

文心雕龍宗經篇，說：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藝：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輕，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華，六則文麗而不淫，以爲稟經製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

五 經書爲後世一切學術的所宗

經書的文字，體大而思精，可說無美不備，所以後世的一切學術，沒有不依以爲宗的。戰國之世，是我國學術思想最光華燦爛的一個時期，諸子百家的

著作，正如風起雲湧，十分昌盛；然而我們一究他的內容，還是什九根源於「經書」中的。例如老聃的學說，一本「陰陽變化」之道；莊周，列禦寇的學說，大都託之「寓言」，「假象」；這三人的學術思想，都是根諸「易教」的。鄒衍之學，專好「侈言天地」；關尹子之學，專好「推衍五行」；他二人的學術思想，都是根諸「書教」的。管仲，商鞅的法制，意在「創制國家的政典」，這是根源於「禮教」的。申不害，韓非的刑名，旨在「歸正賞罰的措施」，那是根據於「春秋之教」的。除此以外，又若楊朱，墨翟，尹文的言論，蘇秦，張儀，孫武，吳起的學術，我們辨別牠的源委，歸納牠的旨趣；以及「九流」之所以分，「七錄」之所以敍，都於「物曲」，「人官」，得他的一端，而不自知其全是「經書的遺物」咧！

經書不但爲周秦諸子一切學術的根源，便是後世著名的文學家，如唐代的韓退之，柳子厚諸人，他們的文章，也莫不取法於「經書」。韓氏之言曰：「

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於此足見他的學問，全從三代的經學，參以兩漢的作品而得來的。他在與國子諸生進學解中，又說：「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這是他極力推崇經書之處，也正是他得力於經書之處。柳子厚的文章，後人評牠爲「雄深雅健」，然亦得力於經書者居多，我人但看他與章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文字，便可知。其言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這便是柳氏學問，得力於經書的一個「明示」了！

由上以觀，那末「後世一切「學術」，「文章」，都根源於「經書」的」這一句話，那裏是虛話呢？

第二章 周易

一 什麼叫做「易」……「周易」

《易經》這一部書，是我國文字中的「極則」，所有一切天地間陰陽變化的大道，以及人事的休咎，政治的得失，沒有不包括於其中。但牠爲什麼定名爲「易」呢？據周易正義中說：『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往來，日月更出，孕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這一段文字，是說明「易」所以作爲「變易」解的道理。大抵天地間變化運行之道，全在這「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的時候，先造設了「剛」「柔」二畫，——單數爲「陽」，爲「剛」，如「一」；偶數爲「陰」，爲「柔」，如「二」——以象二氣的「形狀」。布之以「三位」，以象「三才」的「德化」。——「三才」者，是指「天」，「地」，「人」三者而言——因此稱牠爲「易」，便取

其有「變化」之意。

如上所述，則知所謂「易」者，乃是專指其能「變化」而說的。今細按易經的內容，似僅以「變易」解釋「易」字的。還不足以盡「易」的意義。其實易經之所以稱爲「易」，要是從詳細的辨別起來，在這一個名稱之中，却已含有三種的意義：(1)易，可以作「簡易」解的；(2)易，可以作「變易」解的；(3)易，可以作「不易」解的。今請引易緯乾鑿度中語，以說明這三種不同的意義：

(1)易可以作「簡易」解的 易緯乾鑿度，說：『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

(2)易可以作「變易」解的 易緯乾鑿度，說：『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

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

(3) 易可以作「不易」解的，易緯乾鑿度，說：「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按上引易緯乾鑿度之說，其申述「易」含「簡易」，「變易」，「不易」三種不同的意義，吾人已可切實明瞭；而易經之所以名為「易」，也就因這些道理——但牠爲什麼又稱之爲「周易」呢？蓋當初伏羲畫「八卦」，雖開易經之源流，然祇有「文」而沒有「字」。此後歷經軒轅，唐，虞之世，其間約數百年，一切文物，日見其昌盛，而於「易」却無所發明。直至周代的文王，始衍「八卦」，爲「六十四卦」，又作辭以繫於卦爻之下，叫做「繫辭」——此和孔子十翼中的「繫辭」不同；文王的「繫辭」，是指每卦下所繫之辭而說的，例如「乾，元亨利貞」是——周公則又本文王所繫之辭，而更增益之。及孔子作十翼，始完成了易經的全書。後人因文王，周公，孔子，都爲周時的人，所

以稱「易」爲「周易」——說，其道「周普」，無所不備之義。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按「連山」是夏時稱「易」之名，其法，以艮卦爲首，取牠「象山的出雲，有連連不絕」的意思，所以稱牠爲「連山」。「歸藏」，是商時稱「易」之名，其法，以坤卦爲首，取牠「象萬物之莫不歸藏於地」的意思，所以稱爲「歸藏」。此二者，序卦的列次，和「周易」微有不同，只因牠的明文，後世泯滅而不傳，無從知其內容，於是「周易」遂得獨行於世了！

二 易經內容的「形成」

《易經全書》，是由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精心合作而成的，故論吾國之典籍者，當以此爲第一部書！太古時候，伏羲的德行，合乎上下，因此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便取則而圖象之，創制這「八卦」，

一切天地間萬物的現象，都包括於其中，所以繫辭傳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但「八卦」之中，雖包有萬物的現象，然而牠對於萬物變通之體，還沒有十分具備。故後人又把「八卦」重疊而增演之，衍爲「六爻」，——按伏羲「八卦」，每卦原祇有三爻。（一爻，即指卦之一畫言）今疊二卦，則爲六爻——於是轉相配置，遂重爲八八「六十四卦」，所以繫辭傳說：「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自是以後，文王，周公，爲之「繫辭」；孔子更造作十翼，而易經的全書以備。

伏羲取則於鳥獸文章，河圖，洛書，以創制「八卦」，原是有「文」而無「字」的，然爲後世易經的根源。今將「八卦」的「次第」，「方位」及其「含義」，列述於後：

- | | | | | |
|-----------|------|-------|-------|---------------|
| (1) 三，乾卦。 | } 太陽 | 次，第一。 | 位，正南。 | 乾，爲「天」；爲「父」。 |
| (2) 三，兌卦。 | | 次，第二。 | 位，東南。 | 兌，爲「澤」；爲「少女」。 |

- | | | | |
|-----------|-------|-------|---------------|
| (3) 三，離卦。 | 次，第三。 | 位，正東。 | 離，爲「火」；爲「中女」。 |
| (4) 三，震卦。 | 次，第四。 | 位，東北。 | 震，爲「雷」；爲「長男」。 |
| (5) 三，巽卦。 | 次，第五。 | 位，西南。 | 巽，爲「風」；爲「長女」。 |
| (6) 三，坎卦。 | 次，第六。 | 位，正西。 | 坎，爲「水」；爲「中男」。 |
| (7) 三，艮卦。 | 次，第七。 | 位，西北。 | 艮，爲「山」；爲「少男」。 |
| (8) 三，坤卦。 | 次，第八。 | 位，正北。 | 坤，爲「地」；爲「母」。 |

少陰

少陽

太陰

按上列伏羲的「八卦」，只有「圖畫」而沒有「文字」，我們最宜深玩，以見作「易」本原精微的意義。其後衍爲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易」的變化之理以盡。今再將「六十四卦」的「名稱」和「次第」，一一列述於下：

- | | | | | | |
|------------|--------|------------|--------|------------|--------|
| (1) 三三，乾卦。 | 乾上，乾下。 | (2) 三三，夬卦。 | 乾上，兌下。 | (3) 三三，大有。 | 離上，乾下。 |
| (4) 三三，大壯。 | 乾上，震下。 | (5) 三三，小畜。 | 乾上，巽下。 | (6) 三三，需卦。 | 乾上，坎下。 |

(7) ䷆，大畜。乾下，艮上。

(8) ䷋，泰卦。坤下，乾上。

以上由「乾」配合所生之卦，凡八，都是屬於「太陽」的。

(9) ䷉，履卦。乾上，兌下。

(10) ䷌，兌卦。兌上，兌下。

(11) ䷛，睽卦。離上，兌下。

(12) ䷵，歸妹。震上，兌下。

(13) ䷄，中孚。巽上，兌下。

(14) ䷻，節卦。坎上，兌下。

(15) ䷧，損卦。艮上，兌下。

(16) ䷒，臨卦。坤上，兌下。

以上由「兌」配合所生之卦，凡八，也是屬於「太陽」的。

(17) ䷌，同人。乾上，離下。

(18) ䷰，革卦。兌上，離下。

(19) ䷝，離卦。離上，離下。

(20) ䷶，豐卦。震上，離下。

(21) ䷤，家人。巽上，離下。

(22) ䷾，既濟。坎上，離下。

(23) ䷲，賁卦。艮上，離下。

(24) ䷄，明夷。坤上，離下。

以上由「離」配合所生之卦，凡八，都是屬於「少陰」的。

(25) ䷚，无妄。乾上，震下。

(26) ䷐，隨卦。兌上，震下。

(27) ䷔，噬嗑。離上，震下。

(28) ䷲，震卦。震上，震下。

(29) ䷩，益卦。巽上，震下。

(30) ䷂，屯卦。坎上，震下。

(31) ䷛，頤卦。震下，艮上。

(32) ䷗，復卦。震下，坤上。

以上由「震」配合所生之卦，凡八，也是屬於「少陰」的。

(33) ䷫，姤卦。巽上，乾下。

(34) ䷛，大過。巽上，兌下。

(35) ䷱，鼎卦。巽上，離下。

(36) ䷧，恆卦。巽上，震下。

(37) ䷥，巽卦。巽上，巽下。

(38) ䷯，井卦。巽上，坎下。

(39) ䷩，蠱卦。巽上，艮下。

(40) ䷭，升卦。巽上，坤下。

以上由「巽」配合所生之卦，凡八，都是屬於「少陽」的。

(41) ䷌，訟卦。坎上，乾下。

(42) ䷮，困卦。坎上，兌下。

(43) ䷿，未濟。離上，坎下。

(44) ䷧，解卦。坎上，震下。

(45) ䷺，渙卦。巽上，坎下。

(46) ䷜，坎卦。坎上，坎下。

(47) ䷃，蒙卦。艮上，坎下。

(48) ䷆，師卦。坤上，坎下。

以上由「坎」配合所生之卦，凡八，也是屬於「少陽」的。

(49) ䷗，遯卦。艮上，乾下。

(50) ䷞，咸卦。兌上，艮下。

(51) ䷷，旅卦。艮上，離下。

(52) ䷽，小過。艮上，震下。

(53) ䷴，漸卦。艮上，巽下。

(54) ䷶，蹇卦。艮上，坎下。

(55) ䷋，艮卦。艮下，艮上。 (56) ䷎，謙卦。艮下，坤上。

以上由「艮」配合所生之卦，凡八，都是屬於「太陰」的。

(57) ䷔，否卦。坤下，乾上。 (58) ䷗，萃卦。坤下，兌上。 (59) ䷢，晉卦。坤下，離上。

(60) ䷏，豫卦。坤下，震上。 (61) ䷓，觀卦。坤下，巽上。 (62) ䷇，比卦。坤下，坎上。

(63) ䷌，剝卦。坤下，艮上。 (64) ䷁，坤卦。坤下，坤上。

以上由「坤」配合所生之卦，凡八，也是屬於「太陰」的。

附八卦取象歌：

三，「乾」三連。 三，「坤」六斷。 三，「震」仰盂。 三，「艮」覆盂。

三，「離」中虛。 三，「坎」中滿。 三，「兌」上缺。 三，「巽」下斷。

附分宮卦象次序：
乾，坎，艮，震，為「陽四宮」；巽，離，坤，兌，為「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1)「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 | | | | | |
|------------|----------|----------|----------|----------|
| (2)「坎」，爲水。 | 澤火，「革」。 | 水澤，「節」。 | 水雷，「屯」。 | 水火，「既濟」。 |
| (3)「艮」，爲山。 | 雷火，「豐」。 | 雷火，「豐」。 | 地火，「明夷」。 | 地水，「師」。 |
| 火澤，「睽」。 | 山火，「賁」。 | 山火，「賁」。 | 山天，「大畜」。 | 山澤，「損」。 |
| (4)「震」，爲雷。 | 天澤，「履」。 | 天澤，「履」。 | 風澤，「中孚」。 | 風山，「漸」。 |
| 地風，「升」。 | 雷地，「豫」。 | 雷地，「豫」。 | 雷水，「解」。 | 雷風，「恆」。 |
| (5)「巽」，爲風。 | 水風，「井」。 | 水風，「井」。 | 澤風，「大過」。 | 澤雷，「隨」。 |
| 天雷，「无妄」。 | 風天，「小畜」。 | 風天，「小畜」。 | 風火，「家人」。 | 風雷，「益」。 |
| (6)「離」，爲火。 | 火雷，「噬嗑」。 | 火雷，「噬嗑」。 | 山雷，「頤」。 | 山風，「蠱」。 |
| 山水，「蒙」。 | 火山，「旅」。 | 火山，「旅」。 | 火風，「鼎」。 | 火水，「未濟」。 |
| (7)「坤」，爲地。 | 風水，「渙」。 | 風水，「渙」。 | 天水，「訟」。 | 天火，「同人」。 |
| 雷天，「大壯」。 | 地雷，「復」。 | 地雷，「復」。 | 地澤，「臨」。 | 地天，「泰」。 |
| | 澤天，「夬」。 | 澤天，「夬」。 | 水天，「需」。 | 水地，「比」。 |

(8)「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由上以觀，我人於此可知易經內容的「形成」，是先有了「八卦」，然後再從而衍爲八八「六十四卦」；於是陰陽相生，奇偶相間，錯綜變化，玄妙幽通，而天地人文的大道，始涵蘊無遺！

三 周易上下經文體的大概

「八卦」，和「六十四卦」，既見於上節所述；然祇有「文」而無「字」。到了文王，周公，始爲之「繫辭」，於是「易」纔有「卦辭」，「爻辭」。什麼叫做「卦」？卦者，掛也；是說懸掛物象以示之於人的，所以稱牠爲「卦」。什麼叫做「爻」？爻者，交也；是說物之相交而變，以效天下之動的，所以稱牠爲「爻」。「卦辭」，「爻辭」，是繫其辭於「一卦」或「一爻」的下

面，以說明這「一卦」或這「一爻」之意義的。一卦，一爻之意義既明，而「易之含義」，自易通體明瞭了！例如：

「乾，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四字，是繫其辭於「乾卦」之下，以說明「乾卦之德」的。

又如：

「乾，初九，潛龍勿用」。「潛龍勿用」這一句，是繫其辭於「初九」之下，以說明「乾卦第一爻之德」的。

以上兩個例子，是用來說明「卦辭」和「爻辭」的；餘可類推。至於闡發「一卦中六爻」的意義，其法，則由下逆數而上，最下第一爻，稱爲「初」；餘稱「二」，「三」，「四」，「五」；至最上這一爻，則又稱之爲「上」。一卦之中：凡遇到「陽爻」，則名之曰「九」；據古人說：「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若遇到「陰爻」，又名之曰「六

「；據古人說：『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這些瑣屑的東西，也是我們讀易時不可不知道的！

自文王周公作周易「繫辭」以後，到了孔子，又作十翼，益以昌明易經之理。十翼是那幾種？(1)上象，(2)下象，(3)上象，(4)下象，(5)上繫，(6)下繫，(7)文言，(8)說卦，(9)序卦，(10)雜卦是。什麼叫做「上下」？上下者，是指「上下經」而說的。什麼叫做「象」？象者，斷也；用以斷定一卦之意義的。萬物之體，各有牠的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所以稱「象曰」來比擬牠。「象」爲何在「象」後呢？因爲「象詳」而「象略」的緣故。乾，坤二卦，是易經的門戶，其餘許多的「卦」和「爻」，都是從乾，坤二卦中，變化出來的，牠們的義理，非常深奧，所以孔子特地係之以「文言」，把來開釋牠。「文」，是說「文飾」的意思，因「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文言」的。除乾坤以外，他卦便沒有「文言」了。

上述「象」，「象」，「文言」等三種，都是附於各卦中說的。此外尚有單獨成篇，別附在易經之後的，則爲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序卦，雜卦是。什麼叫做「繫辭」？所謂「繫辭」者，凡含有兩種意義：(1)是聖人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以斷「吉凶」的，如文王，周公所繫之辭是。故曰：「繫辭焉，以斷吉凶」！(2)是聖人繫屬其辭於「爻」「卦」之「後」，以爲「盡言」的，如孔子所作「上下二篇經解」是。故曰：「繫辭焉，以盡言」！什麼叫做「說卦」？謂之「說卦」者，是陳說「八卦」的「德業」，「變化」，及其「法象的所爲」是。什麼叫做「序卦」？「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兩篇」，但他對於排列先後的次序，「說理」未見，故孔子就上下兩經，各序牠相次的意義，因此稱爲「序卦」。什麼叫做「雜卦」？「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的」互相比類，或以「不同的」互相發明，所以名之爲「雜卦」。

總括以上所述，凡所謂：「卦辭」，「爻辭」，「彖」，「象」，「文言」，「繫辭傳」，「說卦」，「序卦」，「雜卦」等等，都是用以說明「周易上下經」文體之大概情形的。

四 周易爲千古文章之祖

古時候的人：以「簡策」傳事的少，用「口舌」傳事的多；以「目」治事的少，用「口耳」治事的多；所以同是這句話，一經互相輾轉傳語之後，其間終不免有失實錯誤的地方；是必減少牠的詞句，調協牠的音韻，文飾牠的言辭，使得人家易於記誦，不能增改；并且沒有什麼「方言」或是「土語」，夾雜於其間，這才能「達意」！才能「行遠」！也便是孔子於「易」所以要做這文言之篇。此外古人一切「詩歌」，「箴銘」，「諺語」等等，凡爲有韻之文，都是屬於此道的。即如爾雅，原本用以作一種「訓蒙」之書，然「子孫」以下

，用韻的凡三十二條，也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於乾坤兩卦之言，自稱牠爲「文」，這真是千古文章之祖！我們做文章的，如果不務協聲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便於記，便於誦，而祇以「單行」的話，縱橫恣肆，下筆時，動輒累千言萬字而不止；不曉得這是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並非是「言之有文」的「文」；也不是孔子之所謂「文」。文言數百字中，差不多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用以發明「乾」「坤」的義蘊，詮釋「四德」的名稱，很費了些修詞之功，冀以達意外之言。而他的最大目的，是要使遠近之人，易於「記誦」，古今之事，易於「傳述」；可借以「通天地萬物」，借以「警國家身心」！

文言之中，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今舉例於下：

乾，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行」，和「憂違」是一偶。

乾，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庸

言」和「庸行」，是一偶；「閑邪」和「善世」，又是一偶。

乾，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和「知終」，是一偶。

乾，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上下」和「進退」，是一偶。

乾，九五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同聲」和「同氣」，是一偶；「水濕」和「火燥」又是一偶；「雲龍」和「風虎」，又是一偶。

乾，上九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无位」和「无民」，是一偶。又如：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勿用」和「在田」，是一偶；「潛藏」和「文明」，又是一偶。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道革」和「位德」，是一偶。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天用九，乃見天則」。「偕極」和「天則」，是一偶。

此外如「隱見」和「行成」，爲一偶。「學聚」和「問辨」，爲一偶。「寬居」和「仁行」，爲一偶。「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爲一偶。「先天」和「後天」，爲一偶。「存亡」和「得失」，爲一偶。「餘慶」和「餘殃」，爲一偶。「直內」和「方外」，爲一偶。「通理」和「居體」，爲一偶。凡上所舉諸例，都引之於乾卦「文言」；至坤卦「文言」中偶語，也都類是。總之，凡文中句法「成偶」的，都得稱牠爲「文」。就「物事」說，凡兩色相偶而交錯的，乃得名之曰「文」，文便象牠形狀的。然則千古的文章，莫大於孔子的言「易」了！孔子以「用韻」「比偶」的方法，總括牠的

言辭而稱爲「文」；那末後人爲什麼必要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牠爲「古」呢！從上面看來，學者爲文，自宜「比儷整齊」，使人易於誦讀；不必故意作爲「散」體，自誇爲「文」；應當以周易的文言爲「法則」才是！

易象包乎「六藝」，和詩經的「比」，「興」，是互相爲表裏的。所以章氏實齊曾說：

「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以上九天，鬼情可以察九地。他如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因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按上章氏之說，意謂凡是「六藝」之文，都出之於「易象」，這可見易經

之所包含的，實在至多至大。不特後世一切學術，以牠爲根源；便是古來許多文人，他的文章，也有取法於易經的。例如：

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從第一句「環滁皆山也」起，一直到「……作之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爲也。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通篇，幾全用「也」字。

又如：

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其末段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

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

這兩篇記事文的「機杼」，很是相同。後人以爲歐陽此體，實是「創作」，前此沒有見過的；而錢氏之文，則說他是模仿歐作者。今細按此種文體，溯其淵源，蓋出於周易雜卦這一篇。孟子中，也有這種文字。至若史記律書一篇

，却又是做效周易序卦之體的。

第三章 尙書

一 什麼叫做「尙書」……「古今文尙書」

尙書本是書經的原名。什麼叫做尙書？按古人所說，可得下列四種見解：

(1) 孔安國說：「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

(2) 馬融說：「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

(3) 王肅說：「上所書，史所書，故曰尙書」。

(4) 鄭玄說：「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

以上四家的說解，各不相同。今更按經義雜記，則以爲：「天在上，「尊

尚」之若「天書」然」。揣牠的意思，尚書的命名，是說「人的尊書」，並不是說「人繫之於天」的；如此，則鄭玄的說解，較馬孔王三家爲精審了！總之尚書的內容，述「二帝」，「三王」的政治，論「二帝」，「三王」之大道。「精一執中」，是堯，舜，夏禹，相授的心法；「建中建極」，是商湯，周武，相傳的心法。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嚴其心之所由施。其他一切禮樂，教化，典章，文物，無不具備於其中，所以後世「尊而重之」，定牠的名曰「尚書」。「尚」之爲字，蓋含有「尊重」之意的。

尚書之中，具載上古「典」，「謨」，「訓」，「誥」的文章，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歷史。——易經雖創始於伏羲的時候，然至文王以後，始載之以文字，故不若尚書之古。可惜這部書，自經秦始皇焚書之後，很多亡失！漢朝初年，濟南有老儒伏勝其人者，秦時曾爲博士，通曉是書。文帝時，求能治尚書的人，聞伏生賢，遂使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多歲，凡口授了「二十有

八篇」，後又附大誓一篇，成「二十九篇」。因牠書中的文字，都用當時的「隸體」書寫，所以稱爲「今文尙書」。

到了漢景帝的時候，魯恭王毀壞孔子的古宅，欲改造爲宮殿；不意於破壁中獲得竹簡尙書，及其他禮記，論語，孝經等，凡數十篇。書中字體，都作「蝌蚪文」；而竹簡尙書，則較今文尙書，多了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說：「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謂其文字，如商周鼎彝之書，所以稱爲「古文尙書」。

一一 尙書的「體制」……「十例」……「六體」

A 十例

現今通行的尙書：計凡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總得五十有八篇。如果區分牠的「書體」，則有「十例」，條述於下：

一曰「典」 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後世因其典籍所載的事，可爲常法，所以又作「常」解，明爲萬世不易的常道也。如虞書中堯典，舜典兩篇是。

二曰「謨」 說文：「謨，議謀也」。虞史中既述「二典」，牠所載還沒有完備的，於是又敍其君臣間的嘉言善行，以補「二典」之所未備者。如虞書中大禹謨，皋陶謨兩篇是。

三曰「貢」 說文：「貢，獻功也」。又上所取的稱爲「賦」，下所供的稱爲「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是「貢法」，爲夏后氏田賦的總名，兼「賦」「貢」二者而說的。如夏書中禹貢一篇是。

四曰「歌」 說文：「歌，詠也」。徐氏註：「長引其聲以詠也」。凡人心中有什麼感觸，發爲詠歎之辭，以寓其「戒勉」或「規諷」之意，都

稱爲「歌」。如夏書中五子之歌一篇是。

五曰「誓」說文：「誓，約束也」。六書統：「誓，从言，从折；謂以言折其罪也」。凡國家遇討叛伐罪的時候，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忽的，稱爲「誓」。如夏書中的甘誓，商書中的湯誓，以及周書中泰誓上中下三篇，牧誓，費誓，秦誓等八篇是。

六曰「誥」說文：「誥，告也」。徐氏註：「以文言告曉之也」。周禮士師五戒：「……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是故凡用文字以告「人」告「衆」，而寓有「儆戒」「慰勉」之意的，都稱之爲「誥」。如商書中的仲虺之誥，湯誥；周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等八篇是。

七曰「訓」說文：「訓，說教也」。徐氏註：「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凡見人有過，順其意，作文字以訓導之，使他改邪而入於善，是爲

訓。如商書中的伊訓一篇是。

八曰「命」說文：『命，使也』。玉篇：『命，教令也』。凡國家布教，使令，以「傳知」於人的；或人與人間「傳受」之言，而含有「命戒」之意的；都得稱爲「命」。如商書中說命三篇；以及周書的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願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等九篇是。

九曰「征」爾雅釋言：『征，行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凡國有叛逆，天子舉師伐罪，明禮樂征伐，出之於在上的，稱爲「征」。如夏書中胤征一篇是。

十曰「範」廣韻：『範，法也；式也；模也』。凡國家的制作，可爲模法之常的，名爲「範」，如周書中洪範一篇是。

右舉「十例」，都是各隨其事，各就其名，而爲之區分的，其可歸附者，得三十四篇。此外還有許多篇數，其名雖不符於上例，然細按牠文字的內容，

却都可以合於上面的「十例」。例如：

(1) 夏書中益稷一篇，其實也是「謨」，不過因其人稱言以別之。

以上非「謨」而可以列於「謨」的，凡一篇。

(2) 商書中太甲和咸有一德兩篇，都是伊尹訓道其王之辭，因不可皆名爲伊訓，故隨事以立稱的，其實也是「訓」之類。高宗彤日一篇，與訓序連文，其爲「訓」詞可知。周書中旅獒這一篇，是召公作書以戒武王的，故也得爲「訓」。無逸一篇，是周公用以戒成王之辭，也是「訓」體。立政一篇，是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也屬於「訓」類。

以上非「訓」而可以列於「訓」的，凡六篇。（按太甲有上中下三篇，故合爲「八篇」）

(3) 商書中盤庚上中下三篇，原是「誥」體，所以王肅說：「盤庚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西伯戡黎一篇，有曰：

『祖伊恐，奔告於王』，知牠也是「誥」體。微子一篇，是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相與對答之辭，其實亦「誥」體。周書中武成一篇，有曰：『識其政事』，是亦「誥」體。金縢一篇，似自成一體，用以記告神之辭的；實則也屬於「誥」。梓材一篇，原是從酒誥中分出的，所以也爲「誥」。多士這一篇，以王命爲誥，自然是「誥」了。君奭這一篇，是周公用以誥召公的，自是「誥」體。多方，周官這兩篇，多是上誥於下的，當然也是「誥」體。呂刑一篇，是陳刑以告於王的，也屬於「誥」。

以上非「誥」而可以列於「誥」的，凡十有三篇。

(4) 周書中，君牙，君陳兩篇，與畢命，很相類似，所以亦可作「命」。以上非「命」而可以列於「命」的，凡二篇。

上列二十四篇，其書篇之名，都因事而立，也可以附於「十例」的。

B 「六體」

尚書五十八篇，可用「十例」來歸納牠的「體例」，既如上節所述。也有人主張區分爲「六體」的，如孔安國以「典」，「謨」，「訓」，「誥」，「誓」，「命」六種，爲「六體」是。以之比較「十例」，却少了「貢」，「歌」，「征」，「範」四種。他的見解，也很不差。然從現行的尚書中看起來，往往一篇之中，備有數篇之意的。今再舉例於下：

夏書大禹謨篇中，有曰：『禹乃會羣后「誓」師』。那是「謨」體而兼有

「誓」體在內了。

商書說命篇中，有曰：『王庸作書以「誥」』。那是「命」體而亦有「誥」體之意的。

除此以外，若虞書的益稷，周書的洪範，原都是「謨」體，而牠偏不稱「謨」。周書中無逸，旅獒兩篇，原都是「訓」體，而牠偏不稱「訓」。商書的

盤庚，周書的梓材，原都是「誥」體，而牠偏不稱「誥」。他若胤征稱「征」而不言「征」，君牙，君陳，是「命」而不言「命」，……其間可以變通，而不準常軌的地方，那是時時有的。大抵這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的意思，各有牠的主見。有些，是取於治亂興亡之所由的，如典，謨，訓，誥，以及湯誓之類是。有些，是因世不得爲治，而有取其言以傳遠的，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等類是。有些，是取其事的，如胤征一篇是。有些，是取其意的，如呂刑一篇是。有些，是特記其時的，如文侯之命一篇是。有些，是用以示戒勸的，如費誓，秦費兩篇是。以上種種文字的「含義」，和詩經三百篇的「美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褒貶」，沒有什麼差異。這是說，書的「六體」，取義十分完備，而牠各篇的名義，也都不出乎其中了！

三 尙書文章的「概狀」與其「特點」

尚書，爲我國有史以來最古的文字，所有「六經」的「大道」，竟莫不具備於是！試觀全書之中，牠對於「明德」和「新民」的總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條目，即堯典一篇之內，已盡其大要。而虞書大禹謨中，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四句話，是開後世「知行」之端。商書咸有一德中，有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這四句話，實示後世「博約」之義。至論「務學」，則有說命一篇，爲其「入道」之門；論「爲治」，則有洪範一篇，爲其「經世」之要。其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的「歷數」；「定地理」，則有禹貢的「敷土」；「正官僚」，則有周官的「制度」；「修身」，「任人」的「方法」，則有無逸，立政等諸篇，「指陳其義」。由是知尚書這一部書，可以算牠是能盡「六經」的「大道」了！

尚書，不僅能盡「六經」的「大道」；便是論「六經」的「文字」，也莫

古於尚書！易經雖說創始於伏羲的時候，然祇「有卦」而「沒有辭」；「辭」之作，是始於周時的文王！至論六經的「體制」，也莫備於尚書！五經特各主其一事而作的罷了。如周易主「卜筮」，便是洪範中的「稽疑」；禮經主「節文」，便是虞書中的「五禮」；詩經主「詠歌」，便是益稷中的「樂教」；周禮的「設官」，便是周官中「六官率屬」之事；春秋的「褒貶」，便是臬陶謨中「命德討罪」之權。總之，「五經」是各主帝王「政事」的「一端」，而尚書則備紀帝王一切「政治」的「全體」的。所以劉氏彥和，在牠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說：「聖賢言辭，總爲尚書」；而後人亦以爲「各種「文體」，多出於尚書」；這兩句話，真是不錯的！

◎ 至論尚書的「文法」者，則有漢世的揚雄氏，其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瀟瀟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誰書乎？以言其聲音之廣大也。」。是知尚書的「文法」，也足爲千古的「楷式」。然尚書並不是一代之言，

故牠的「文字」，往往各隨其時代，而不一其體；牠的大概情形，總是「簡質淵懇」，而不可強通的。自立政以上許多篇中：不是伊尹，傳說，周公的「首辭」，便是仲虺，祖乙，箕子，召公的「陳說」；至其君臣間相與往來告誡論說的，則堯，舜，禹，湯，文，武等帝王是；所以「其文峻」而「其旨遠」。自立政以下諸篇：其君，則成王，康王，穆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牙，君陳，下至於秦時的穆公；其文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所以牠的文章，也「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這是說，尚書四時代的不同，而其文也便差異了！

尚書文章的「概狀」，既已詳述如前；今更請述牠的「特點」。尚書的「特點」，有所謂「四始」，「四要」，「七觀」等說，條列於下：

(1) 什麼叫做「四始」 所謂「四始」者，例如：商書仲虺之誥這一篇，是說「仁之始」的；商書湯誥這一篇，是說「性之始」的；太甲上中下三

篇，是說「誠之始」的；說命上中下三篇，是說「學之始」的；這便謂之「四始」。

(2)什麼叫做「四要」 所謂「四要」者，據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這便謂之「四要」。

(3)什麼叫做「七觀」 所謂「七觀」者，如子夏問書大義？孔子說：「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謨，見皋陶謨，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這便謂之「七觀」。

以上所舉尚書的「三特點」，足見這部書的內容，不但是具備後世文章的

一切「體式」，抑且爲吾人「立身」「行事」的「寶笈」。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吾於尙書而益信！

四 尙書文章的「體式」爲後世文家所取法

尙書文章的「概狀」，與其「特點」，已於上節中詳明言之。而其「體式」的「精審」，尤足爲後世文家的取法。於中「典」「誥」文字的「淵懿醞博」，現在且不必說；即如夏書中禹貢一篇，以山川分土，實爲萬世不易之書！其敘事的方法，極有條理，例如：

篇首，先以「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作一篇的「綱領」。

次敘，冀州的「區治」，「田賦」，……等情形，雖是寥寥數言，或不及

以下八州的詳備，但因牠是「王畿」之地，爲「九州之首」，所以列爲

「第一」。

次敘，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各地的「情狀」，而以牠環繞「王畿」距離的遠近，爲編配先後的次第。

再次，「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這一段文字，是說「導山」。

再次，「導弱水至于合黎……又東北入于河」。這一段文字，是說「導水」。

「導山」「導水」兩段，以見其「經理事業的先後」。

又次，敘「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事業的效果」。

又次，則爲「制貢賦」，「立宗法」，「祇台德」；又分「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敘「經理之政」。結束，則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統觀全篇結構，敘述事業的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人的大手筆，能有

這樣的「嚴密精審」麼？

上引尚書中禹貢一篇文章的體式，加以詳細的剖析，使讀經者可以悟一切行文之法。其餘經文，也可遵是以推索牠的文法咧！

班固漢書地理志，博洽精通，為後世史家作「地志」之祖，然而牠的體段，實亦倣效禹貢而作的。至若其他文家的學尚書體者，如韓昌黎作平淮西碑，其序文中一段，如：『日光顏！汝為陳訐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竟和堯典中：『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舜典中：『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一切句法，很相類似。所以李商隱說牠是點竄堯典，舜典兩篇的「字面」的，這句話真不錯！

第四章 毛詩

一 什麼叫做「詩」……「詩經」……「毛詩」

「詩」，究竟是什麼東西？牠又怎樣來的呢？按說文：「詩，志也」。劉熙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書經：「詩言志」。傳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前漢書藝文志：「誦其言，謂之詩」。總上所引，吾人於此可以明瞭「詩的取義」了！大抵人生而靜，是天賦的「本性」；一旦感於物而「動」，那便性有所「欲」；人既有了此「欲」，就不能沒有「思」；既有了「思」，那就不得不形之於「言語」；既有了「言語」，則言語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的，必有其自然的「音響」和「節奏」，而不能自己，這便是「詩之所由來」！子夏詩序中，對於

「詩」的意義，說得最是簡明！其言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詩」的「形成」，既如上述，大概是發乎人心的感物！所以人類有生以來，文物略備，而典策方興的時候，民間「歌謠」，已見風行，故康衢，擊壤，遠在帝堯之世，而後世的「詩學」，却於此肇見其端。自後「韜軒氏」每以歲之八月，周遊四方，採各地的「方言謠辭」，彙集而呈諸天子，藉以考列國的風化，人情，而比較牠的善惡，這便是詩經中「國風之所由來」！

周室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至於鄉黨閭巷之間，其歌誦之言，粹然無不

出於正，聖人固已採牠來協之聲律，而用之於鄉人，用之於邦國，以教化天下了。至於列國的詩，那末天子巡狩四方時，亦必陳列而觀之，以見牠優劣之分，而施以黜陟之典。再下至昭王，穆王的時候，「詩」道漸漸地呈衰敗的現象；直到平王東遷以後，便廢而不講了。孔子生於周末春秋之世，栖栖皇皇，周遊列國，既不得其位，更何以能行其「勸懲黜陟」之政；於是他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刪去牠的重複，糾正牠的紛亂；即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的，也一併把牠刊而去之，以見「從簡約」，「示久遠」的意思。計自周南起，至商頌止，凡三百篇，這便是世傳「孔子刪定的詩經」！

古代的典籍，自經秦始皇焚書以後，沒有不散闕亡失的。詩經這一部書，幸而牠和尙書，論語等，同藏於孔氏壁中，得以保全。直至魯恭王壞孔子古宅，始獲再見於世。漢初，崇尚「經術」，當時經學師承，治「詩」的，同時凡有齊，魯，韓三家。及至景帝之世，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多得古文先秦的舊

書；他自己尤信任儒術，於是山東一班儒者，多樂與之遊。魯國人毛亨，——後人稱他爲大毛公——和趙國人毛萇，——後人稱他爲小毛公——都是善於治「詩」的。後來毛亨本孔子的舊經，作詩故訓傳，凡三十卷，傳行於世，人以牠爲毛公所傳，故稱爲「毛詩」。漢書藝文志，載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僅稱毛公，而不明指其爲誰氏？四庫提要，定爲毛亨所撰。自後漢鄭玄，更爲牠箋註，於是齊魯韓三家的詩遂廢，現在獨「毛詩盛行於世」了！

二 詩的「六義」和「四始」

欲研究詩經者，不可不先明詩的「六義」；「六義」，實在是構成詩學的「要素」——什麼叫做「六義」？便是：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三者，是「詩的體」；「賦」，「比」，「興」三者，是「詩的用」。今將「六義」的

大意，分述於下：

(1)「風」 據子夏詩序說：「風者，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2)「雅」 子夏詩序又說：「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3)「頌」 子夏詩序又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

以上三者，是說「詩的體」。

(4)「賦」 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朱熹詩

經集傳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5)「比」 李仲蒙說：「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朱熹

詩經集傳曰：「「比」者，言以彼物比此物也」。

(6)「興」 李仲蒙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朱熹

詩經集傳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

以上三者，是說「詩的用」。

由上述以觀，詩「六義」的大意，約能明瞭。總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大都是出於里巷間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而各言其情者」是。不過周南，召南二風，是當時親被文王的教化以成其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

，所以他們發之於言的，都能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故這二篇，獨爲「風詩的正經」。自邶風以下諸篇，那就因其國家的「治亂」不同，人物的「賢否」有異，其所感而發的，便有「邪正」「是非」的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也於此有「變」了！

至論「雅」，「頌」諸篇，那都是成周的時代，朝廷郊廟中所用樂歌之辭。牠的「言詞」，則「和而莊」；牠的「意義」，則「寬而密」；牠那一班「作家」，也往往是「聖人之徒」；這些篇什，原所以爲萬世的「法程」而不可「改易」的。至於「雅」之變者，又皆一時賢人君子，「閱世」「病俗」之所爲，而爲聖人所採取的。他那一片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道，尤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得到的。這便「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了！

詩有「六義」之說，我人既已知之；此外還有什麼叫做「四始」的。據子

夏詩序中說：『所謂「四始」者：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這便稱爲「四始」！又據王荊公說：『「風」也，「三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後世程大昌，則以爲「詩」祇有「雅」「頌」，而沒有「國風」，其言曰：『「國風」，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這是以周南，召南，與「雅」，「頌」作爲「四始」之說的。顧亭林氏，又說：『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後人遂云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云，「南」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這是以「南」，「風」，「雅」，「頌」爲「四始」的，又成一種說解。

詩的「六義」和「四始」，我人已知牠是構成詩經的「要素」；故吾人學「詩」，如果能本之於周南，召南，以求牠的「端」；參之以列國的國風，以

盡牠的「變」；正之於大雅，小雅，以擴大牠的「規範」；和之以商頌，周頌，魯頌，以約束牠的「止歸」；那便對於詩的「大旨」，可以豁然貫通了！然後再用「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於「情性隱微」之間，審之於「言行樞機」之始，那末一切「修身」，「齊家」，以及「治」，「平」的大道，也不待他求，而自可得之於此咧！

三 詩經的「體式」與其「大義」

詩經這一部書，是我國後世「詩學」的所祖。無論牠是「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等，為現今「通行的詩體」；以及「三言詩」，「六言詩」，「八言詩」，「九言詩」等，為「詩的別體」；而牠那句法的「體式」，無不具備於此「三百篇」之中。今舉例，分述如左：

(1)「四言詩」 四言詩，爲詩經中最普遍的一種句法，幾乎全部書裏，什九皆是，實開後世「四言」之祖。至漢代韋孟，始創「四言古詩」的體例，因爲牠「敘事」和「布詞」，自成爲一體，於是漢魏以來，遂遞相以是爲師法了。

(2)「五言詩」 五言詩，如召南行露之詩，牠的後半章，有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周南卷耳章：「維以不永懷」。衛風木瓜章：「投我以木瓜」。這些句法，都是後世「五言」之祖。至漢李陵，始創「五言古詩」之體。

(3)「七言詩」 七言詩，如鄘風桑中之詩，有曰：「送我乎淇之上矣！」邶風式微之詩，有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周頌敬之章，有曰：「學有緝熙于光明」。這都是「七言」之屬。其後離騷的句法，也多「七言」。至漢武帝元封三年，詔羣臣集柏梁臺，以「七言」聯句成詩，便創

後世「七言古詩」之體；且爲「聯句詩」之祖。

以上三種，爲現今通行的詩體，亦爲詩體的「正宗」。

(4)「三言詩」 三言詩，如周南的「麟之趾」，召南的「標有梅」，「江有汜」，以及王風的「揚之水」，魏風的「園有桃」，都爲「三言」之屬。其後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遂作天馬三言之歌。至晉時，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創「三言詩體」。

(5)「六言詩」 六言詩，如周南卷耳章中，「我姑酌彼金罍」。邶風北門章中，有曰：「政事一埽益我」。鄭風緇衣章中，有曰：「敝予又改爲兮」。這些都屬「六言」的詩。其後漢董仲舒，有琴歌兩句，見之於文選註中；樂府滿歌行，末尾，亦以「六言」成句，然多雜出，而非「六言」的「正體」。至漢大司農谷永，始創「六言詩體」的法式。

(6)「八言詩」 八言詩，如陳風株林章：「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

從夏南』。魏風伐檀章：『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小雅十月之交章：『我不敢做吾友自逸』。這都是「八言詩」。但這種詩體，後世很少有人做效牠，而創制一種正式之體的。

(7)「九言詩」 九言詩，如邶風七月章中，有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大雅洞酌章中，有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這便是「九言之詩」。其後曹魏時高貴鄉公髦，始創制「九言詩體」。

以上四種，大都是詩人「賦詠之餘」所作，而非後世通行的詩體。

詩經中句法的「體式」，總不出於上述的幾種；後人得牠的一端，便創造了一種詩體，是足見詩經取用之宏了！舉國中一切「整齊有韻」之篇，「抒情寄興」之什，當以是書爲「極則」，而不能越牠的範圍咧！

至於詩經的大義，則據孔子所論的，有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這四句話，已足盡其意了。現在我本諸孔子所

說的「興」，「觀」，「羣」，「怨」四者，引證古代的「人」與「事」，分條詳述於下：

(1) 可以「興」 「興」者，是說「引物以連類」的；如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這便所謂「興」者是。又如：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這可以說「興於詩」的了！

(2) 可以「觀」 「觀」者，是說「觀風俗」，「知盛衰」的。如吳公子札的觀於周樂：歌周南，召南，而知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而知其「憂而不困」；歌王，而知其「思而不懼」；歌鄭，而知其「民不堪」；歌齊而知其「國未可量」；歌幽，而知「周公之東」；歌秦，而知其「大」；歌魏，而知其「婉」；歌唐，而知其「憂之遠」；歌陳，

而知其「不久」；歌小雅，而知其有「先王之遺民」；歌大雅，而知其爲「文王之德」；歌頌，而知「盛德之所同」。以上所引季札觀樂一段文字，這便所謂「觀」者是。

(3)可以「羣」 「羣」者，是說「羣居相切磋」的意思。如詩經之中，有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子貢讀了以後，能達於「貧富之間」。有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兩句，子夏讀了以後，能悟於「禮後之說」。有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南容之所「三復」的。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子路終身之所誦的。這便所謂「羣」者是。

(4)可以「怨」 「怨」者，是說「怨刺上政」的意思。如南山的「憂世」，小弁的「親親」，這便是所謂「怨」者是。

古人於詩，又說：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蓼莪，見孝子之「思養」；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知此義，可以「事父」矣！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知此義，可以「事君」矣！聞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鳩鳴，言均一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引而申之，有多識之益也」。

詩經的大義，觀上所說，我人便能知其梗概了。

四 毛詩的「篇什」與其「概要」

論語中載孔子之言，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此世俗相傳，以為孔子刪定的詩，得「三百篇」。今按毛詩所錄，共有「三百〇五篇」。普通所稱為「三百篇」者，是舉其「整數」而說的。這「三百〇

五篇」中，計：

(1) 「國風」 周南凡十一篇，召南凡十四篇，邶風凡十九篇，鄘風凡十篇，衛風凡十篇，王風凡十篇，鄭風凡二十一篇，齊風凡十一篇，魏風凡七篇，唐風凡十二篇，秦風凡十篇，陳風凡十篇，檜風凡四篇，曹風凡四篇，豳風凡七篇。

以上「國風」之類，合共「一百六十」篇。

(2) 「小雅」 鹿鳴之什凡十篇，白華之什凡十篇，(鹿鳴之什中，南陔一篇，有聲無辭，故祇「九」篇。白華之什中，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五篇，均有聲無辭，故祇「五」篇) 彤弓之什凡十篇，祈父之什凡十篇，小旻之什凡十篇，北山之什凡十篇，桑扈之什凡十篇，都人士之什凡十篇。

以上「小雅」之類，合共「八十」篇，無辭的六篇，去之，實得「七十

四」篇。

(3)「大雅」
文王之什凡十篇，生民之什凡十篇，蕩之什凡十一篇，
以上「大雅」之類，合共「三十一」篇。

(4)「頌」
周頌，清廟之什凡十篇，周頌臣工之什凡十篇，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凡十一篇；魯頌凡四篇；商頌凡五篇。

以上「頌」之類，合共「四十」篇。

總上國風的篇什，凡一百六十；小雅的篇什，凡七十有四；大雅的篇什，凡三十有一；頌的篇什，凡四十；合共「三百〇五」篇。我人細究牠的文體，大抵是不能離乎「聲音」而論的，吳公子札已於春秋左氏傳中，說得很詳細了。至於後世的人，對於詩經，也有很簡切的批評，其說曰：

『不離日用間有福天下萬世之意，周南也；至誠澹恪，秋毫不犯，召南也；君子處變，淵靜自守，邶風也；翩翩有俠氣，齊風也；憂思深遠，

唐風也；秋聲朝氣，秦風也；深知民情而直體之，邇風也；忠厚之至，小雅也；振刷精神，宣王小雅也；深遠，大雅也；鋪張事業，宣王大雅也。天心布聲，周頌也；謹守禮法，魯頌也；天威大聲，商頌也。

總之，詩經三百篇的內容，是牢籠天地上下的一切，囊括古往今來的情形。原本之於「物情」，諷切於其「治體」。總統人類的「理性」，闡揚大道的「真諦」。廓乎廣大，沒有一事不具備；美乎精微，沒有一物不貫通。從表面上看起來：所指的很近，其實是很遠；所說的很淺，其實是很深；詞若有盡，而意却無窮。所以讀牠的詩，便可知牠的聲；聞牠的音，便可知牠的意。我人如果優遊涵泳，沈潛玩索，一定能通曉牠那深義的所在！

古來善於「觀詩」的人，常常能推究「詩外的意義」，例如孔子，子思是。善於「論詩」的人，常常能通達詩中的「至理」，例如子貢，子夏是。善於「學詩」的人，常常能取詩中的一二言，以爲「立身的根本」，例如南容，子

路是。此外還有善於「引詩」的，那便不必分別牠所作的人，和所采的詩，如諸經中一切所引舉的詩句可知了！

第五章 禮經三書——周禮……儀禮……禮記

甲 周禮

一 周禮的「名稱」

周禮的名稱，始見於漢朝的時候；亦稱爲周官。按漢書河間獻王傳，有曰：「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召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是知周官，原是周禮的舊名。周禮和周官，何以一書而兩名呢？則據賈公彥周禮義疏中說：「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於此可以知是書一名而兩稱之故。或說，恐其與尚書中周官一篇相混，故別稱爲周禮，也尙有意。

今更按周禮之見於經籍，其稱名不同的地方，凡有「七處」，歷述於左：

孝經說曰：『禮經三百』。——此其例一。

禮器說：『經禮三百』。——此其例二。

中庸說：『禮儀三百』。——此其例三。

春秋說曰：『禮經三百』。——此其例四。

禮說曰：『有三經三百』。——此其例五。

周官外題，謂爲『周禮』。——此其例六。

漢書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此其例七。

總以上七說，「稱名」雖各不相同，然都言「三百」，故知牠都是指周禮說的。「周官」之職，以近世所傳的禮經考數之，計共「三百又六十」，現在

稱之爲「三百」者，那是舉牠的「大數」而論的。

二 周禮的「制作」

周禮這一部書，內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自經秦火以後，幾乎與樂經共同失傳。至漢河間獻王的時候，始獲得於山間屋壁之中，但已失去了冬官一篇，因用考工記來補足牠。此書內容：詳於周朝的「制度」，而不及於「道化」；嚴於百官的「職守」，而闕略人主的「本身」。後來研究的人，求其說而不可得，因此或說牠是「文王治岐之制」，或說牠是「周公理財之書」；甚至或說牠是「戰國陰謀之術」，或說牠是「漢儒傳會之言」；這也未免太誣蔑周禮了！

大約周禮的「制作」，按考其時，當在周公居攝大位之後。及其書已成，恰值他回歸於豐，因此便沒有能够實行。就爲牠沒有能够實行，所以「建都」

的制度，不和召誥，洛誥相合；「封國」的制度，不和武成，孟子相合；「設官」的制度，不和尚書中周官相合；「九畿」的制度，不和尚書中禹貢相合。舉凡以上這些情形，都是他預先制作，而沒有能實行的緣故！

今細按周禮全書，一切制度，覺得非常「詳密」；內中雖不免尚有一二缺遺的地方，然斷不是後世的人，所能「假造」的。故宋儒朱子以爲：「周官偏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說：「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觀以上朱子的這兩段話，他對於周禮，推崇備至；那末後人所誣爲「戰國陰謀之術」，或「漢儒傳會之言」，其說不攻而自破了！李氏觀說：「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這也是推崇周禮的幾句話。

三 周禮體例的「概要」與其「文章」

周禮全書「六篇」中，所列的「條目」，雖很衆多，然總括牠的「綱領」，不外三種：一曰「養君德」；二曰，「正朝綱」；三曰，「均國勢」是。牠的「分例」，雖很「細密」，然牠對於「序官」之義，也祇有二端：

(1) 是以義類相從的。例如，天宮中的「宮正」，「掌王宮之戒令訓察」；「宮伯」，「掌王宮宿衛之士」；總之同主「宮中」之事的是。又如，「天宮中的「膳夫」，「掌王之膳食」；「庖人」，「掌膳羞」之職；「外饗」，「掌外祭及邦饗」；總之同主「造食」之事的是。

(2) 是次序一官之屬，不以「尊卑」爲先後，而以「緩急」爲次第的。例如，「天宮中的「宮正」，僅以「士官」的地位，却在前爲「宮官之長」；「內宰」之職，以「大夫」的地位，反列在「宮正」之後是。

以上所舉兩端，周禮「體制的概要」，大略如是而已。今更請論牠的文章按周禮本闕失冬官一篇，至漢世河間獻王時，始取考工記把牠補入，合成六

篇之數，奏之於漢天子；即今世所傳的是。考工記這篇文章，後世的人，或說牠是東周後齊人所作，或說牠是先秦的舊書；這些理論，我們且不去管牠，然其文法的奇古，實在是後世文字中很少有的！古來批評周禮文章的人，若宋朝的王應麟，他說：

『嘉量銘，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

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

莊子也說：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化，豈物物

刻雕之哉！』

後人又說：

『考工記，檀弓，皆聖於文者也』。

總之周禮這一部書，牠對於「經國的制度」，敘得至周而詳；「治國的文

物」，載得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有一官，必有一職；後世「典志」的書籍，都是模倣於此的！

乙 儀禮

一 儀禮的「名稱」

儀禮一書，雖經秦火之後，然尙是禮經中較爲完善者；所以宋儒朱子曾說：「禮書如儀禮，尙完備於他書」。漢書藝文志中，所載的經籍，則稱儀禮爲古禮經；以其書中所陳的，大致爲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自漢世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之於壁間古文者是。呂大臨說：「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這兩句話，說得很是

的當！

儀禮的名稱，據後世書籍所載，各不相同。今按孔穎達五經正義中說，謂

儀禮稱名之不同，凡有「七」處，而異名者有「五」。歷舉如下：

(1) 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皆曰：「威儀三千」。——三書同稱，此其例一。

(2) 禮器說：「曲禮三千」。——此其例二。

(3) 禮說曰：「動儀三千」。——此其例三。

(4) 漢書藝文志，稱儀禮為古禮經。——此其例四。

(5) 諸書稱為儀禮。——此其例五。

以上所舉，凡「七處」而「五名」，都是說「三千」，且都承「三百」之下，所以無論其稱「威儀」，稱「曲禮」，稱「動儀」，稱「古禮經」，知輶統是指儀禮說的。又按，儀禮本名士禮，漢劉歆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則知士禮原是儀禮的舊名。

二 儀禮的「篇第」

漢代所傳的儀禮，其「篇第」先後不同的，凡有三本：(1)戴德本，即後世所稱爲「大戴本」者是；(2)戴聖本，即後世所稱爲「小戴本」者是；(3)劉向別錄本，即鄭康成所註，今世所流傳的「儀禮」本者是。至於牠的「經文」，也有二本：(1)漢儒高堂生所傳的，爲「今文」本；(2)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的，爲「古文」本；後漢鄭康成氏所註，便是參用古今二本的。儀禮的情形，大概如此。

近世通行的儀禮，——即劉向別錄本——其所存者，計共十有七篇，今分述各篇的「名義」和「次序」，一一錄之於下：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者：「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服

朝冠，則是任於諸侯天子之士也」。

士昏禮第二 士昏禮者：「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者：「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襲相見」之禮也」。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禮者：『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一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也』。

鄉射禮第五 鄉射禮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

燕禮第六 燕禮者：『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也』。

大射禮第七 大射禮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也』。

聘禮第八 聘禮者：『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

公食大夫禮第九 公食大夫禮者：『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

覲禮第十 覲禮者：『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喪服第十一 喪服者：『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

之禮也』。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者：『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

既夕第十三 既夕者：『喪禮之下篇也』。

士虞禮第十四 士虞禮者：『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室，以安之也』。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禮者：『非諸侯之大祭祖禴也』。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卿，祭其祖禴於廟之禮也』。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者：『少牢之下篇也』。

以上所舉的十有七篇，便是現行儀禮本所載的「名義」和「次序」。我人喜究「古禮」者，若能玩閱是書，則於古人「進退揖讓」之道，「昏喪燕饗」之禮，可以知其概狀了！

三 儀禮的「文章」

儀禮，是一部專講「儀節」的書，內中詞句奇奧，非通儒博學之人，一時不能通曉牠的意義。唐代古文家韓昌黎氏，他的學問，不能算他不淵博了，然亦苦於儀禮難讀。其在所著讀儀禮篇中有曰：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攷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觀上韓氏這一段話，他雖是說「苦於儀禮難讀」，然又未嘗不稱其「文章之盛」。今按儀禮的文章；往往於「奇辭奧旨」之中，寓有「精義妙道」於其間；於「纖悉曲折」之中，寓有「明辨等級」於其間；要亦我國古代經籍中不

朽之作咧！

禮經三書，周禮和儀禮二書，是禮的「經」；禮記一書，是禮的「傳」；所以三者彼此都有連帶關係。例如：儀禮中有士冠禮，禮記中却有冠義；儀禮中有聘禮，禮記中却有聘義；以至其他若燕禮之類，莫不都是如此，用以發明儀禮之理的。故吾人研讀禮經，必取二書互相參比而細校之，便能格外明瞭！

丙 禮記

一 禮記的「制作」

禮記，雖是同廁於禮經三書之列，然並不是當年文王，周公的制度。禮記的制作，蓋出於孔氏之門人，所謂「禮之傳」者是。自孔子既歿之後，這班七十二子之徒，便大皆相與共同撰述平時的所見所聞，以成此記。有些是錄採「舊禮之義」，有些是記述「官禮之由」，有些是「兼記禮履」的，有些是「雜

序得失」的；最後，再把牠彙合起來，錄之以爲書，這便是「禮記之所由成」。至其所以稱爲禮記者，則據唐人陸德明說，謂：「記」二禮」之遺缺，故曰『禮記』。

禮記一書，後世人又稱之爲小戴記。漢朝初年，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凡一百三十又一篇，以之獻於漢天子，而當時竟沒有人傳其學。直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是書，凡存一百三十篇，於是把牠第而敘之；繼又續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共二百十有四篇。此後戴德刪去牠的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此即後人所稱爲大戴記者是。德之弟聖，再把牠刪爲「四十六篇」，這便後人所稱爲小戴記者是。漢之末世，有經學大儒馬融其人者，爲小戴記作傳，又增加了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成一書，那就是今世流行的禮記了！

二 禮記的「內容」

禮記的「本質」，原是成之於孔氏門人的傳述。可惜自經秦火以後，此書頗多散佚。漢初，河間獻王得之於民間，便把牠獻之於上。不意當時雖崇尚經術，而禮記却未能和諸經並列；直至劉向校經，始得流傳其學於世；因此一書之中，不免有雜出於漢儒之所爲。然其間聖門的餘緒，還是歷歷可考；且格言之可資人修省的，尤其是衆多。例如：樂記，學記，大學等幾篇，牠所論述的，固無可訾議；即檀弓，表記，坊記等諸篇，也很有至理存乎其間；這全在乎知言的人，自己去採擇罷了。又如：王制，禮運，禮器等篇，則書中多傳「古代之制」，「古代之言」，可和周禮等互相參較的。

禮記這一部書，既傳之於聖人的門徒，所以其中自不少聖賢的嘉言懿行，可傳之萬世而不朽的。然也有許多文字之中，不無可以懷疑的地方，例如：孔

子閒居，燕居兩篇中，有所謂「三無」和「五起」之說者，立言却有可疑，因此後人都以為這些所在，是漢儒所傳會的。大概禮記一書，雖相傳為孔門弟子所作，然既經秦火的散失，復後諸經而流傳，其間或許有雜取大戴記及其他書籍之處，或許還有漢儒之所增益的，因此便成為一部雜駁不純之書了！

三 禮記的「文章」

禮記的文章中，固然很有許多名貴的「格言」，祇可惜牠東鱗西爪，僅足採以供吾人「修養」之用；而沒有整篇的文章，牠的「結構」和「詞句」，能為千古「行文之法」，像檀弓一篇是。宋人王應麟，他以為檀弓文字的筆力，為左丘明所不及。胡氏致堂也說，檀弓文章的簡古，有似論語。今細考古人的作品：國語似不如左傳，左傳似又不如檀弓，這可於他們文字中「詳簡」，「繁略」的地方，一經比較，便能看得到的。然所謂「不如」者，也不是一定說

國語繁而檀弓簡；今以國語的文字，和左傳相較，則左傳便見其「簡」；若更以檀弓的文字，和左傳，國語相較，則檀弓尤見其「簡」了；抑不但「簡」而已也，就是牠的「意境」，亦覺得「遠而且逸」咧！所以檀弓的文章，雖片言隻字之間，而「瀏灑灑脫」，「神趣飛舞」，好比黃河的流水，雖尺寸之地，也自能興波作態，蓋其源自天來，故能成此奇觀。檀弓文字的意境，亦有此等現象。

禮記中檀弓一篇，後來文人誦揚而取法的，很不在少。宋古文家蘇東坡，他嘗教人熟讀檀弓，當得文章的體例。便是他自己行文的法式，也得之於檀弓者居多。今觀大蘇的文章，牠那「空靈變幻」的地方，固然是得力於莊子；而其「瀏灑灑脫」，「神趣飛舞」之處，却全得力於檀弓。檀弓全篇之中，牠載述晉國各事，尤見「精妙」。例如：太子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弔重耳事，獻文子成室事，以及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事這幾篇，都是妙絕千古的文章。

，超乎文人蹊徑之外的！

從前有人說，春秋，戰國的時候，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以及最後的屈原，宋玉，景差等，都是工於爲文的；那裏知道檀弓中所載晉國的文字，比較牠更高呢？大概楚人的文章，「深雄奔放」，具有一種「霸國」的氣象。至若晉人的文章，却又「曲中肆隱」，簡直有「先王」的遺風咧！後世宋人陳騏，撰了文則一書，他把公羊，穀梁，左氏傳，檀弓中所敘同一事情的文章，聚在一處，使人比列而觀之，然後知檀弓文章的美妙，勝過於三家了！

第六章 春秋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

甲 春秋經

一 春秋的「意義」

欲讀春秋三傳，不可不先研究春秋的經文。春秋是什麼？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這是指天子的史官而說，用以載述「全國之史」的。除此以外，諸侯亦各有牠的「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載之於簡牘就算了。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是知列國國史的名稱，雖各不相同，而各有其國史，是一樣的。左氏傳中又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考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是指周之「舊典禮經」而說的，並不是孔子所著的春秋。

自周室的德化，日見衰敗，百官也都因此失其職守。於是在上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而一切赴告策書，及諸所註記，又常有違背舊章之處；由是孔子乃取魯史策書，敷佐以成文，考察牠的「真偽」，而記述牠的典禮。上以遵循周公的制度，下以昭示後世的法戒。其於教化之所存，而文字有所害的，

又把牠刊而正之，以表示勸戒的微意，這便是孔子所以作春秋的意義了！

魯史的所以名爲春秋者：因爲史官的所記，必表某年以首其事；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四時，所以錯舉「春秋」二字，以爲所記的名稱。因此後人謂春秋一書，是創史家「編年」之體的。春秋的大旨，自從孟子以後，論之者，十分詳備了。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莊周氏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司馬遷說：「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以上所引諸說，對於春秋內容的意義，說得明切極了！

二 春秋的「體例」

孔子作春秋，從魯隱公元年起，至哀公十四年止，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中的

事情，古人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者是。全書體例，十分精嚴。趙氏匡，以爲孔子春秋中，牠那「褒貶」之指，在乎「例」，而「綴敘」之意，則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今分述於下：

(A)所謂「三」者：

(1)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等事，這是「常典」中所應當「載」的，故悉「書」之；又隨牠的「邪正」，而加之以「褒貶」。——此其例一。

(2)凡「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等，都是「國家」的大事，這也應當「書」的。惟其中「合禮」的，夫子於修經的時候，悉皆不取，所以公穀二「傳」中，有曰：「常事不書」者是。至於事之「非」者，以及其合乎「變之正」者，夫子乃取而「書」之，略爲

增損其文，以寓「褒貶」的意思。——此其例二。

(3) 凡「慶瑞」，「災異」；及君「被弑」，「被執」；以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等，這些「兼非常」的事，也是史冊中所應當載的，夫子則因之而加以「褒貶」。——此其例三。

以上三端，是說孔子述作的大凡。

(B) 所謂「十」者：

- | | | |
|--------------|-------------|-------------|
| (1) 是悉書以志實。 | (2) 是略常以明禮。 | (3) 是省辭以從簡。 |
| (4) 是變文以示義。 | (5) 是即辭以見意。 | (6) 是記是以著非。 |
| (7) 是示諱以成禮。 | (8) 是詳內以異外。 | (9) 是闕略因舊史。 |
| (10) 是損益以成辭。 | | |

以上十條，是說春秋敘事的區分。一切例證，閱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註

由前所述，吾人如果欲研究春秋經文，必須「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與議了。朱子謂：「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可以盡其大而無餘」，這兩句話，真是不錯！至其「微而顯」，「悉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尤其是春秋記事的特點；所以游，夏之徒，竟不能贊一辭咧！

乙 左氏傳

一 左氏傳的「概要」

繼春秋經文之後的，乃有「三傳」，所以吾人欲通春秋之義，不可不兼讀「三傳」之文。「三傳」是什麼？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是。今請先論左氏傳。左氏，便是左丘明。——或說，左是姓，丘明是他的名；或說，左丘，是複姓；兩說，疑莫能辨——按史籍所載：謂左氏，是魯國的太史，其生和孔

子同時；所以孔子嘗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便是他二人生於同時的鐵證。先儒又因丘明的好惡，和聖人相同，故孔子作春秋，稱他爲「素王」，丘明便稱他爲「素臣」，左氏述孔子之志而作傳，便是現代通行的春秋左氏傳。

或有人說，左丘明是魯國的「聞人」，爲左史倚相之後。他雖生與孔子同時，然曾受春秋經於孔子。左氏既受了孔子的經，他以為「經」者，是一種「千古不刊」之書，因此他爲春秋作傳，處處「以經爲本」。有時或「先經以始事」，有時或「後經以終義」，有時或「依經以辨理」，有時或「錯經以合義」，大抵總是隨經的意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此外，凡是舊史中的遺義，却一切都略而不舉：這因爲牠不是聖人所修之要的緣故。

左氏曾爲魯國掌「國史」之職，他也曾親身看見過魯國，及諸國的「載籍」；所以他傳述春秋，每敘一事，必爲廣記而備言之。他那行文的局勢，雖極

「舒緩」，而牠所指的意義，却很「悠遠」；這無非要使學者能原始要終，尋牠的枝葉，究牠的所窮；所謂「優而遊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正好比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一旦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才能有得咧！

二 左氏傳的「文章」

左氏傳的文章，雖不能媲美於聖人的典籍，然確足以冠蓋「諸史」，睥睨「百家」。古人譽左傳為「經之臣，史之祖」，這却是的評。今分引後世文家對於左氏文章的評議，舉述於左：

(1) 荀崧說：「邱明撰所聞為傳，其書華體，多膏腴美辭；強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

(2) 胡氏寧說：「左氏釋經雖解，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右引二家，是專指左氏文章之有功於春秋經文而說的。

至左氏文章之美，古人多說牠是局勢「舒緩」，而宋儒朱子，則稱牠有「縱橫」之意。這因吾人讀他的文，覺其中反復低昂，詞氣鏗甸，能使人精神振發，興趣悠長呢！

又左氏采取列國的史書，爲春秋作傳，所以牠的文字之中，很多雜以各地的「方言」；風趣橫生，正和後世司馬遷史記中的文字，有些相像。

又左傳文中，專喜引用詩，書上的辭句，以印證傳中的事實，或評騭人物的臧否；且其文字，專取整齊，故引書很多偶句，例如夏五之闕，良八之占，這些都是。

後世文家的文章，很多取法於左傳：如王世貞，以爲崔子鍾的文字，出之於左氏，檀弓，姚姬傳以爲韓昌黎的爭臣論，蓋出於左，國。因此左傳的文章，後人批評，或說：「左氏敘事，無出其右者」！或說：「左氏聖於文，信不

經也」——真可算是推崇備至了。

丙 公羊傳……穀梁傳

一 公羊傳……穀梁傳的「概要」

春秋三傳，吾人既讀左氏之書，又不可不讀公羊，穀梁二家。公，穀之與左氏，實「互相表裏」，且可參比以觀其「作傳的異同」。荀氏崧說：「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峻，斷決明審，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劉氏安世說：「公，穀，皆解正文，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胡氏安國說：「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總觀以上三人之說，那便於公，穀二家「傳體的概要」，可以明瞭了。

公羊傳一書，據諸本舊題，都說是公羊高所撰；其實是爲高所傳述，而其玄孫壽，及胡毋子二人，合錄以成此書的。按公羊高，爲周末魯人。其學，相傳爲孔子弟子子夏所親受。傳中，以詳釋「經義」爲主，而略於「敘事」；和左氏的詳於「敘事」而略於「經義」者，恰不相同。并且牠的句法，也很別致，差不多全用「問答」之語，以發明經中的「義例」。故其筆法的峻峭，實古代文字中很少看見的。漢儒何休，爲公羊作解詁，自稱爲「何休學」；然其書多引「讖緯」之說，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等等，公羊傳中全無明文。這也許是爲此學者，相承下來，有這樣一種說解的。

穀梁傳一書，今據諸本舊題，也誤以爲牠是穀梁赤所自撰；其實也是爲赤所傳述，而傳其學者，錄之以成是篇的。按穀梁赤，是戰國秦孝公時候的人，相傳亦爲子夏的弟子，和公羊高同師；故此傳的「內容」，亦以發明春秋「義例」爲主，句法復和公羊傳有些相像。不過牠傳義之精的，有時爲公羊所不及。

。晉代范寧，爲穀梁作註，其書較何休註公羊，似覺精密。古來治春秋者，左氏傳爲一派，公羊，穀梁，又爲一派，故穀梁亦與公羊合稱「二傳」。

二 公羊傳……穀梁傳的「文章」

公羊傳的文章，既喜用問答之辭，以發明春秋經文之義，如上節所述；又喜用重疊之句，以顯其峭刻之奇。例如，牠傳宋人及楚人平一事，全文差不多祇有四百許字，其中稱「司馬子反」的，凡有八次之多；又一再說：「將去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用「爾」字，竟有九次之多；然而吾人讀之，並不覺牠的繁複。總之，公羊傳中的文字，像這樣的地方很多，而其「清刻峭利」，則非他人所能及得到的。

穀梁傳的流傳，是晚出於漢世；就因爲牠晚出，使得監省左氏，公羊兩家

的遠眸，而加之以改正。至於牠那「精深遠大」的地方，真是得之於子夏的所傳。不過牠的文筆，很有許多和公羊傳和類似之處，所以宋儒朱子疑公，穀二傳，是出於一人之手的！

丁 春秋三傳的「總評」

總論春秋三傳，可用兩個意義來包括牠：(1)有「訓詁」之傳，是主於「釋經」的，例如公羊，穀梁二傳是；(2)有「記載」之傳，是主於「紀事」的，例如左氏傳是。總之，「三傳」之於春秋，皆有得於春秋的經文，而亦有缺失之處。今分引古人評論「三傳」的見解，一一記錄於下：

(1)「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這是鄭康成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2)「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

裁，其失也「俗」。——這是范武子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3) 「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這是劉知幾史通中，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4) 「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這是劉原父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5) 「左氏失之「流」，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這是崔伯直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6) 「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這是龜以道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7) 「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這是胡文定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8)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這是葉少蘊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9)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羊經學，「理精而事誤」。——這是朱文公對於「三傳」批評的見解。

總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各有牠的所長，也各有牠的所短；學之者，應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庶幾乎能得聖人之心了！

第七章 論語……孟子

甲 論語

一 論語的「概要」

論語，是一部記載古人「言行」的書，按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是則論語的所以造作，蓋當時夫子既終，聖人之「微言」已絕；門人弟子，恐怕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人的言論，將從此永久泯滅，故相與論撰；因探錄一切時賢及古明王的言語，合成一法，而稱牠爲論語的。

論語的來歷，大概是如上所述。但是論語二字的命名，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據鄭康成說：「論語，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萃賢集定，故曰「撰」也」。這是說「論」字的意義如此；至於「語」字又作怎樣解呢？則據鄭康成周禮註，說是：「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

時人之辭，故曰語」。「語」何以又在「論」字之下呢？這是說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之言」。又因牠以口相傳授，所以經焚書而獨存！論語的「定名」既明，今請再述論語的「傳統」。按之漢世，傳論語之學的，凡有三家，分舉如下：

一曰魯論 魯論者，其學爲魯人所傳，凡二十篇，即現今所行的「篇次」是。漢夏侯建，韋賢，蕭望之等傳之，都各自名家。

二曰齊論 齊論者，其學爲齊人所傳，較魯論多問王，知道兩篇，凡二十篇。便是牠那二十篇中，章句也頗多於魯論。漢王吉，貢禹，五鹿充宗等傳之，於中惟王吉名家。

三曰古論語 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所謂兩子張者，便是分論語末篇堯曰章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別成爲一章，名曰從政。此與子張第十九章名相重，故曰兩子張——牠的

篇次，也不和魯論，魯論相同。有孔安國爲之傳，後漢馬融爲之疏。

以上是論語三家相傳的概狀。自張禹先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受齊論，他便合二家之學，擇善而從，定爲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至後漢鄭康成，又就魯論的篇章，考之於齊論，古論，并爲之註釋，於是三論始合而爲一。其後魏國何晏，再集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之說，加以己意，而爲之「集解」，正始中，上之魏帝，由是論語遂盛行於世，爲現今的「定本」。所以唐書藝文志中，已不載齊論，魯論的篇目了！

二 論語的「篇次」與其「文章」

論語的篇次，自學而起，至堯曰止，凡二十篇。今歷舉各篇的「名稱」，及其「大義」於左：

學而第一 論語所以列學而爲「第一」者，以明凡人必須「爲學」之義。

宋邢昺疏：「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開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

爲政第二 凡人必先學，而後可以「從政」，故爲政次於學而。宋邢昺疏：「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爲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爲政之人也；故以爲政冠於章首」。

八佾第三 宋邢昺疏：「前篇論「爲政」。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里仁第四 里，猶鄰也。言君子擇鄰而居，居於仁者之里。宋邢昺疏：「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公治長第五 宋邢昺疏：「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爲君子；卽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雍也第六 宋邢昺疏：「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入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述而第七 宋邢昺疏：「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泰伯第八 宋邢昺疏：「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爲次也。

子罕第九 宋邢昺疏：「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鄉黨第十 宋邢昺疏：「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
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

先進第十一 宋邢昺疏：「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
：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顏淵第十二 宋邢昺疏：「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
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子路第十三 宋邢昺疏：「此篇：論善人君子，爲邦教民；仁政孝弟，中
行常德；皆「治國修身」之要，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
故以爲次也」。

憲問第十四 宋邢昺疏：「此篇：論三王五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人
知恥，修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憲問也」。

衛靈公第十五 宋邢昺疏：「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

信仁知，勸學爲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季氏第十六 宋邢昺疏：「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記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陽貨第十七 宋邢昺疏：「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界；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微子第十八 宋邢昺疏：「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

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子張第十九 宋邢昺疏：「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辯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

堯曰第二十 宋邢昺疏：「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兼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以殿諸篇，非相次也」。

上述論語二十篇的「名稱」和「次第」，都是依魯論之舊的。當弟子論撰的時候，以論語爲此書的「大名」，舉而以下，爲當篇的「小目」；牠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也有以類相從的。論語各篇的「名稱」，「次第」和「大義」，大概如此。王肅家語序說：「家語，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別出爲論語」。總之，是書乃集記孔子之「嘉言善行」而成的，其撰定是書者，乃仲弓，游，夏之徒，故能列入於經籍。

至於論語的「文章」，真是「精深簡當」，爲周末文字中最「高古的作品」。不但左氏，國語，有所不及，便是禮記中的檀弓，也沒有牠那樣的「簡鍊」。其間除了這些短章小節外，若季氏將伐顓臾章，顏淵季路曾皙公西華侍章，篇幅較長，而爲千古傳誦之文。陳駢著文則一書，中引孟之反一段，及裨諶草創一段，都指爲左國所不及者。蓋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這一句話，實爲文章的止境了！

乙 孟子

一 孟子的「概要」

孟子與論語這兩部書，後人往往相提並論，且同目之爲經類。蓋以論語是「載述聖人言行」之書，而孟子又「紹述聖人之志」而作的，「傳統」既屬於一系，「論道」又合於典籍，其所以並重而列入於「經」，那不是偶然的！虛

妄的——孟子七篇，傳其作者之究爲誰人？說甚龐雜。據漢應劭風俗通義中說：

「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

又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

「孟軻受業于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考以上兩家之說，都謂孟子一書，是由孟子與其門人所合著而成的。然集註序說，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故朱子有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至趙岐孟子題辭，亦以爲是書作自孟子本人。其言曰：

「孟子與其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

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總上諸說，我人雖不能斷定其爲孟子自作，或孟子與其弟子合著而成；然如後世韓昌黎氏，以爲「孟子乃其弟子所會集」，那恐怕未必然了！

嬴秦焚書坑儒以後，孟子的徒黨，遂由此絕。但其「七篇書」，因列於「諸子」，故得以不致泯滅！漢朝初興的時候，高祖皇帝，無暇及於「庠序之教」；孝惠帝雖除「挾書之律」，然而當時公卿大夫，都是武力功臣，所以也沒有人以此爲意。直至孝文帝廣開「遊學之路」，天下的衆書，便稍稍出現。自此以後，論語，孟子，孝經，爾雅，都設置「博士」，與「諸經」同列，而孟子也就流行於世了！

孟子於漢世，雖置有「博士」之官，然究不能目之爲「經籍」。自漢書藝文志，把牠列入「儒家」，唐宋以後，又以孟子享配仲尼，尊他爲「亞聖」，於是孟子便駸駸乎與孔子並稱。至直齋陳氏，作書錄解題，始把孟子和論語，

同入「經類」。其說曰：

「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論孟同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也」。

孟子的列入於「經類」，蓋始於是——至其與論語「相類」之處，又極衆多

。例如：

(1) 孔子自衡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2)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此「賢者紹述聖人」之意也。

(3)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此「旨意相同」者也。

除上所舉，論語和孟子兩書中，其大義相類者甚多，故論孟為後世所並稱。然孟子不但與論語互相為表裏；據先儒所稱，又以為：「能通五經者，莫如孟子」——今引書中所見，以證明孟子「通經」之處。例如：

(1)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又：「孔子，聖之「時」者也」。是得易經「盈虛消長」之理；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2)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能通孔子述作春秋之意；故知春秋者，

莫如孟子。

(3) 王應麟說：「言詩，莫如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蒸民是也。如靈臺，北山，雲漢，凱風，小弁，深得「詩人之心」。
。「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這是說知詩者，莫如孟子。

(4)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言知書者，莫如孟子。

(5) 任人有問屋廡子一章，闡發「禮」義，是知禮者，亦莫如孟子。

總之，統「羣聖」之「道」的，莫大乎「經書」；而紹「經書」之「教」的，又莫尙乎孟子了！

二 孟子的「篇次」與其「文章」

《孟子全書》，計自梁惠王起，至盡心止，凡七篇。七篇之中，分二百六十一章，有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將各篇的「名稱」，「章數」，以及牠的「大義」，歷述於後：

梁惠王第一 分上下兩篇，凡二十有三章，五千三百三十三字。梁惠王，即魏惠王，以其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古來聖人及大賢之有道德者，列國之君，咸願以爲師，從之問疑質禮。孟子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七篇之首。

公孫丑第二 分上下兩篇，凡二十有三章，五千一百二十字。公孫丑者，孟子弟子，有「政事」之才。孟子既謂君國當以「仁義」爲首，則其政自可依此行之；故因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遂開以「王者之道」。猶論語中子路問「政」，而以「目」爲「篇題」。

滕文公第三 分上下兩篇，凡十有五章，四千五百三十三字。滕文公者，滕，國名；文公，國君之名。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而孟子以爲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因就文公之問，而開道之。猶論語中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爲「篇題」。

離婁第四 分上下兩篇，凡六十一章，四千二百八十五字。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離朱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萬章第五 分上下兩篇，凡十有八章，五千一百二十字。萬章，孟子弟子也。篇中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故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

，因以題篇。

告子第六 分上下兩篇，凡三十有六章，五千五百三十五字。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盡心第七 分上下兩篇，凡八十有五章，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題篇。

除上述孟子七篇外，還有外書四篇，說者謂其：「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託之者也」，故

諸書不錄。據孫奭孟子題辭疏說：「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益也」。

孟子七篇之所以作，蓋當周衰之末，戰國七雄，都好「縱橫」之術，用兵爭強，以相取奪，因此國君取士，以有「權謀」的人爲「上賢」。先王的大道，破壞無遺，而「異端」便紛紛以起；若楊朱墨翟之徒，倡爲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的，不一而足。孟子生當是時，他閱悼堯舜湯文周孔的「大業」，將遂泯滅，坐使「仁義」之道，日見「荒怠」，「佞僞」之人，日見「得志」；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之意，便慨然以「儒道」遊說諸侯，思欲救濟斯民。然他自己還是不肯「枉尺直尋」，所以當時的國君，都以孟子之言爲「迂

闕」，終莫能聽用其說。孟子也自知進不能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又恥己沒世而無聞，故作孟子七篇，俾垂「憲言」，以傳之於後人。這便是仲尼所謂：「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七篇的內容，以及孟子所以著書之意，上文已明白言之；今請再論孟子的文章。古來稱揚孟子的文章者，着實不少。例如：

(1) 柳子厚以爲孟子的文章，頗善於用「助字」。觀其復杜溫天書中說：「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

(2) 蘇老泉以爲孟子的文章，「氣勢最盛」。觀其上歐陽內翰書中說：「孟子的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軒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3) 吳棊甫氏，以爲孟子的「文法」可學。其言曰：「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

說」，蓋出於此也」。

考以上三家之說，其於孟子文章的「美妙」，可謂「推重」備至。我嘗以爲孟子文章的所以爲後人所「推重」者，大概是因爲他「明理最深」，「養氣至足」，一片「浩然之氣」，既充塞於天地之間，因此他所現之於文字的，自然光輝發越而不可掩了！

第八章 孝經……大學……中庸

甲 孝經

一 孝經的「概要」

孝經一書，古來的人，都以爲曾參所作，例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這是一個例證。是書自經、奏

火，亦遭焚燼。有河間人顏芝者，爲秦禁而把牠收藏起來。直至漢世尊經，芝的兒子顏貞，始把牠獻出，這便是「今文孝經」。當時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傳之，都各自名家。其書凡「十八篇」，各家的經文，都相類同。後又有古文，出自孔氏壁中，是爲「古文孝經」，與「今文」頗有異。至劉炫時，遂以「古孝經」中的庶人章，分而爲二，曾子敢問章，分而爲三，又多閨門一章，總爲「二十二章」，較現行的孝經本，多了「四章」。自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始定爲「十八章」。桓譚新論說：「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孝經已非復有孔子之舊了！

孝經的來歷，大略如上所述；但孝經的定名，究竟是什麼取義呢？按「孝」者，是「事親之名」；「經」者，是「常行之典」；總括地說起來，便是所謂「孝經」者，乃示人以「事親的常典」之書，古來各家，對於孝經的說解，很不一致。今條錄於下：

(1) 漢書藝文志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2) 禮記祭統說：「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之謂畜」。畜，養也。

(3) 周書謚法說：「至順曰「孝」。五宗安之，慈惠愛親，秉德不回，協時肇享，大慮行節，並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善，中情好悅，承志無怠之義也」。

(4) 爾雅釋詁：「善父母，為孝」。

(5) 劉熙釋名：「孝，好也」。

以上諸家之說，猶未見詳備，今更引皇侃孝經義疏之說以明之。其言曰：「經，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異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

，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

觀上所述，孝經的「定名」，我人可以明瞭了。至於孝經一書，究竟作自何人？很有討論的價值。據前賢所說：「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猶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之，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今細細尋繹其義，其實不然！按孝經鈎命決說：「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是則修春秋，撰孝經，乃孔子的「志」和「行」所在；何以「重其志」，則自加筆削，「輕其行」，竟假手於他人呢？這是說之不可通的！

當夫子所處的時代，「運偶陵遲」，「禮樂崩壞」，一切「名教」，幾將絕跡；由是感觸於其心，便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所以借曾參之言，作「對揚」之體，這不是曾子實有所問的。如果疑而欲問，夫

子又答之以申其意，那便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今細按經文，都是夫子先自言之，並不是參所請的；諸章以次演之，也並不是待人之問的。且全書中辭氣血脈，都是「文連旨環」，以開宗章發其端，餘章廣而成之，更不是一問一答之勢。理有所極，方始發問，也非「請業」「請答」之事。又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下章說，「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都是遠結「道德」二字，並不是答曾子的言辭。

總之，孝經一書，牠那「經教發極」之點，是夫子所自撰。至漢書藝文志中所說：「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那好像夫子爲曾參特說此經的。果如是，則聖人之有述作，豈是爲一人而說的嗎？此外凡論孝經的作者，立說也都無根據。唯鄭康成六藝論中說：「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他的言辭，雖則不然，但他的意思，到還相近咧！至孔子入室的弟子，不止一人，他獨借曾子以爲言者，

因曾參偏得「孝」名之故。

孝經自經秦火而獲見於漢世，此後歷魏，晉，宋，齊，梁諸朝，注解牠的，幾及百家。至唐代之初，雖備存於秘府，而簡編很多殘缺，傳行的祇有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此外梁代皇侃義疏，則辭多紕繆，理昧精研。直至唐玄宗朝，乃下詔羣儒學官，集議校理。玄宗自己，又於先儒的註解中，「採取菁英」，「刪去煩亂」，揀牠義理允當的，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孝經註成，便以之頒行天下，即今後世所傳石臺孝經本是！

二 孝經的「章次」

近世所傳的孝經，凡十有八章，今將牠的「篇名次第」，及其「大義」，歷述於下：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

。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

天子章第二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

「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諸侯章第三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卿大夫章第四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焉。說文云：「

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曰：「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士章第五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按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庶人章第六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三才章第七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

五等之孝既畢，乃發嘆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孝治章第八 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聖治章第九 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紀孝行章第十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盡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

五刑章第十一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按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廣要道章第十二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

廣至德章第十三 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要道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

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諫諍章第十五 正義曰：「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諍也。曾子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感應章第十六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諍之後」。

事君章第十七 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篇，次感應之後」。

喪親章第十八 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

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乙 大學

一 大學的「概要」

大學一書，原本列於小戴記第四十一篇，專說古時候大學中教人的次第，以別乎「小學」而言。或以爲記古人「博學」之道，由是可以達於「爲政」之意。自河南程氏，認牠爲孔氏的遺書；宋儒朱子，又把牠與論語，孟子，中庸三者，別立爲四子書，於是大學一篇，也得尊之爲「經」。朱子大學章句序曰：『若由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故爲作

傳以發其意也」。

三代之時，民間舉「士」，以貢之於朝，由「司徒」爲之「選升」，再由「樂正」爲之「陶成」，等到學成而後，將以出任「民社」，這便是古代所以創立「大學」之意。「大學」之中，其所教的爲「禮樂詩書」，而其道，卽「倫常孝弟」是。以「明德」，「親民」，「止善」三端，爲其「綱」，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者，爲其「目」。用「內聖外王」之化，——內聖外王者，是說一種學術，「體」「用」兼備，各極其致的意思——貫之以「誠」字。所以牠施教時，「先後」「緩急」的次第，有倫有脊，秩然而不紊的。

大學一書之中，其釋義始「誠意」者，因爲聖王的大道，不外一「誠」字。「誠」之至，便是「善」之至，也實卽「格物」「致知」之至。所以中庸有曰：「物者，誠之終始，不誠無物」——今試觀誠意等數章，先求之於「天人交

警」，進而「自威感民」；由是而「用賢」，由是而「興邦」，由是而「立極」，由是而「格奸」，這都是「內聖外王」之道，探本於「三物」的。——三物，即「明德」，「親民」，「止善」三者——其於一切治亂興亡，反復取譬，或引詩經中言，或取尚書中語，無非是要表明「忠信以得」，「驕泰以失」，「終始以小人禍國」，牠那命意所在，真是精微極了！

二 大學的「章次」

大學全書的「章次」，先以「總綱」提其要，以下更爲之分條解釋，計凡八章。今將各章的「名稱」「次第」和其「大義」，歷述於左：

總綱第一 本章：先以「明德」，「親民」，「止善」三物，繫其「綱領」。次，釋其「次第致用」之效。而結以教有「本末」，「先後」，「終始」之序。

格物第二 將欲正人，必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後能正人者也。本章：是釋前章中「知所先」三字的意思。

致知第三 自「物格」至於「身修」，學皆盡在於「己」；自「身修」至於「天下平」，學皆盡在於「人」。而身心密養之功，心爲內而身爲外，惟聖人能洗心藏密，修身之法，可以合上下爲之則焉。本章：先釋首章中「知所後」三字之意，兼釋「本末」兩字。

誠意第四 本章：先釋「事有始」，次釋「事有終」，再次釋「明明德」，再次釋「新民」，卽是「親民」，末釋「止於至善」。其言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足以正民俗，卽「止於至善」之意。

正心修身第五 本章：釋「正心」，「修身」之道。其不釋「格物」，「致知」者，因大學中「物」字，爲「司徒之教典」；故其所釋，在致治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修身齊家第六 前章，是正說「正心修身」之道；本章，是反說「修身齊家」之意。齊家大旨，不外「正倫理」，「篤恩義」二語，所謂燦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情以相愛是。

齊家治國第七 本章：申釋「齊家治國」教人之法，不外求之於誠，故仍不脫「修身」。其家不可教，其國不可治，皆由身不修也。故篇中言「孝弟慈」，言「仁」，言「讓」，言「有諸己」，「無諸己」，皆指「修身」言。

治國平天下第八 本章：申釋「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亦皆原本「修身」而來。篇中有曰「老老」，「長長」，「恤孤」，曰「絜矩」，曰「慎德」，曰「忠信」，曰「善」，曰「仁」皆是。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一章分兩層：一是平天下的「大政」，使民「孝弟慈」化成之事也，而以「用人」，「理財」爲先；一是平天下

的「要道」，「絜矩」推行之妙也，而以「慎德」，「忠信」爲本。

丙 中庸

一 中庸的「概要」

中庸一書，原本是列於小戴記中，第三十一篇。宋代程氏，以牠爲孔門傳授的「心法」，而其書則成之於子思。書中的言辭，有許多地方，大都是和大學中互相發明的。因此，先儒以爲大學者，是中庸的「門戶」；而中庸者，是大學的「闡奧」。自程頤，朱熹二氏，以大學，中庸兩篇，爲吾人修養「道學」的根要，便把牠別爲「二書」，同列於論語，孟子，而爲四子書，其「識」固甚「卓越」，其「功」又極「偉大」了！中庸的列入於「經」，也就因於是

中庸因何爲而作呢？這是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的。所「傳」的是

什麼？一「中」字而已矣！「中」之爲言，雖始見於虞書大禹謨，然無書不言「道」，便是無書不言「中」。先儒有說：「先讀大學，次讀論孟，然後讀中庸」。所以然者，因爲大學這一部書，不外乎「明德」，「親民」；而「明德」，「親民」的結果，必要事事做到「至善」的地步爲止；那末所謂「至善」者，非「中」而何？

至於論語，和孟子兩書，其於聖賢學問之功，古今事物之理，幾於無所不言。而論語的末篇，歸到「允執厥中」；便是二十篇中所發揮的，也都是這個「中」字。孟子的末篇，則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末章，又說：「聞而「知」之，見而「知」之」。所「知」的是什麼？就是「道」，也就是「中」。從這樣看來，吾人讀了以上三書，「中庸」之道，已可概見。然後再讀中庸，自然牠的「微言大義」，易於「領會」，而恍然有見於聖賢之書，無非爲此而作的，真是萬古「一道」！萬卷「一理」！

中庸全書：前半部，發明「中」字之義居多；後半部，發明「誠」字之義居多；要之，祇是「一理」的。大道出之於「天」，本無不「中」，本無不「實」；所以商書有曰：「建中於民」。劉康公也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書之言鬼神體物，曰「誠不可揜」。惟「中」與「誠」，都本於「天」，而具於吾「心」；故要保此「中」，必須「戒懼慎獨」，全在「心」學。誠，是「實理」；誠之，是以「實心」而實此「實理」；所以末章特推「爲己」之心，作「學問源頭」，「功夫要領」。「爲己」之心，便是「戒謹」之心；從「爲己之心」，而造「不顯之至」，那真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體；則所謂「天命」之性，又何毫髮之虧，而有天與人之別呢？

二 中庸的「章次」

中庸一書，以天命章總其綱，衣錦章爲其結，凡三十有三章。今將各章的

「名稱」，「次第」和其「大義」，一一歷述於下：

天命第一 此章：概括中庸全旨，蓋一篇之「體要」也。中庸一書，只發明心之「全體」，「大用」四字。天命之性，「全體」也，率性之道，「大用」也。未發之中，「全體」也；中節之和，「大用」也。存於心，爲「全體」；應於事，爲「大用」。以後三十二章，說得極精微，極廣大，要只是此「四字」。

君子中庸第二 此章：舉仲尼之言，見「中庸」二字，並非臆造。章內，有三大旨：古人但言「執中」，「建中」，無有及「庸」者，恐人遂疑其高遠之理，不向平常處尋求，故又發往聖所未發，覺千古所未覺，曰「庸」。又恐人看得「中」是板的，如子莫之執中，則愈以爲中而違之愈遠，故提出「時」字，見道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

中庸其至第三 前章，提出「中庸」二字，分別君子小人，是非判然，使

人知所「勸戒」。此章：贊「中庸」之道之至，因言民鮮能之久，使人知所「奮激」。

道之不行第四 此章：頂上文，言鮮能之故。道本無過不及，「極平常」的；只爲智愚賢不肖，非過卽不及，便「不平常」了。

道其不行第五 此章：乍看不過承上起下耳；細玩孔子慨嘆之意，比「鮮能」句，尤警切。

大知第六 此章：言舜之所以爲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是因好問好察，故爲「大智」，與下文「予知」對準。

予知第七 此章：言予知之心，予知之言，不但「聰明」者坐此病，即「昏愚」者亦坐此病。

回之爲人第八 此章：言小人與智愚賢不肖，俱不可爲也；則斷由君子做到聖人地位，方是爲人。回之爲人，其志如此，故「能擇」，「能守」。

兼至耳。

中庸不可能第九 此章：言均國家，辭爵祿，蹈白刃，做得「恰好」，便是「中庸」。

問強第十 此章：論「勝人」，「自勝」四字；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黜之勇，與曾子大勇，意正如此。

索隱第十一 上面層遞說來，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此言「中庸成德」，總結上文。

費隱第十二 此章：雖說道之「費」，然章句中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要人於無物不有處，做無時不然的工夫，蓋必有「無間之功」，然後能體「無外之道」也。

道不遠人第十三 此章：以「道不遠人」四字爲綱領。「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亦具此道，是本章之

意也。

素位第十四 上章：說子臣弟友，便分明是「位」字；但意在發明道不遠人，故就「人倫」說。若論道之費而無所不在，則此特其大端。未足盡道。故此章又概舉位而言；人之位無窮，則道之所在亦無窮，道之所在無窮，則人其可須臾離道哉！然此特就「素位」句解耳，素位而行，便有「不願外」意。

行遠第十五 此章：即大學中，「知所先後」之意。「高卑」，「遠邇」四字，是指「事」，非指「道」。道初無「高卑」，「遠邇」，事則有「高卑」，「遠邇」；惟事有不同，道若因之而異，其實只一致的。

鬼神第十六 上幾章：就「人事」說「費」；此章：就「鬼神」兼說「費隱」。

大孝第十七 孝，是「仁」之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正欲人於此處緊著精神

；推之以至其極，則又未始不廣大，故此章言「大孝」。

無憂第十八 天下事，有「常」有「變」，道即有「經」有「權」。處常而用經易，處變而用權難。非權，無以通道之窮；非行權，無以極聖人之妙用。中庸「多言常」，「少言變」，雖前此言變者有之，亦未嘗詳舉其事。故此章與下章，特就君臣父子，千古至變者究論之，以見「道之用廣」，而「聖人能行權以盡道」也。

達孝第十九 此章：大旨言達孝；而其發明達孝也，說「祭祀」，說「治國」。蓋以言乎「道」，則必致於治國平天下，而後爲道之「全量」；即以言乎「孝」，亦必至於以孝治天下，而後爲孝之「全量」。孝道莫重於「祭祀」，故此章從「祭祀之禮」，層遞說來。

問政第二十 政者，正也；正己以正人也。此章所言，一「正己以正人」而已矣。

自誠明第二十一 此章：與首章相遙應；首章揭出「性」「道」「教」名目，本章又重提「性」「教」，似爲下半部的綱領。

盡性第二十二 此章：言「盡性」，須與至誠章同看。蓋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天下之至誠，卽不能盡其性也。下章，由「致曲」而至於「能化」，便是能「盡性」者，所以亦便以天下「至誠」歸之。

致曲第二十三 此章：指示「入道之門」，其功候層次，十分明確，讀者可由是而學之。

前知第二十四 此章：言至誠之「前知」，取必於善不善，亦取必於「誠」而已。

自成第二十五 此章：首句，言天命「本然」之自成；次句，言人事「當然」之自成。物之始終節言，「須徹始徹終以自成」。非自成已節言，

「須盡人盡物以自成」。故就此章言，只一句「誠者，自成而已矣」！
無息第二十六 此章：言天體本是不息，人得天之所命以爲「性」，率性之所有以爲「道」，如何可息？

大哉第二十七 前章，言天地之道之大，無以復加。而聖人與之爲一，則聖人之道之大，亦無以復加，故本章，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
自用第二十八 本章所舉「自用」，「自專」，「反古」三者，其受病之處，只一「妄」字。彼雖愚，不自安於愚也；彼雖賤，不自安於賤也；彼雖今之人，不自安於今也。不安於本分，便不勝其妄想，所以中庸明道，只是一「誠」，事事依着「實理」而行，自然災不及身。

三重第二十九 「三重」者：謂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也。三重之事業，止完成此「不驕」二字。蓋天下一民一物，皆當由己以推，使「各得其分願」，而後可爲「不驕」。

祖述第三十 此章：言聖人之德，歸之於仲尼。意若曰：此「至德」之人也。此「至道」之所凝者也。乃子思不於仲尼說德，而於「天地」說德者，蓋仲尼與天地同其道，即與天地同其德，天地與仲尼，固無庸分疏也。

至聖第三十一 此章：言「至聖」，「至誠」。「川流」，是德之四達於外，故言「至聖」，聖無不通也。「敦化」，是德之蘊凝於中，故言「至誠」，渾然天理也。「至聖」，「至誠」，總是說仲尼的。

經綸第三十二 上章：就「大德」發明「小德」，故於沖漠無朕中，見其理之森然已具。此章：就「小德」發明「大德」，故於功用流行處，見其理之渾然全體。

衣錦第三十三 此章：為全書之「總結束」。是說古之學者，必要為「己立一個「入德」，「成德」的根基！

第九章 爾雅

一 爾雅的「概要」

爾雅，是吾國「訓詁」的專書，爲歷代「訓詁家」所祖。後人因牠釋詁一篇，爲周公所作，而仲尼，子夏，復有增益，所以也把牠列於「經籍」。爾雅之名，究何所取義呢？考字書：「爾，近也；雅，正也」；這就是說爾雅一書，其中大義，可「近而取正」的意思。至其「內容」，則據郭璞爾雅序中說：

「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敍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

爾雅的「內容」，略如前所引，至是書的「來歷」，則據張揖所說有曰：

「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常存」！

按上所引張揖之說，知爾雅一書，是周公所創制的。且不但張揖之說，可以證明爾雅爲周公所作，便是禮三朝記，及春秋元命苞中，也有可以考證的地方。

禮，三朝記，說：「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

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

由上兩說，更可知爾雅爲周公所造的了！自此以後，再經過六國，秦，楚

，一直到漢代，魯人有叔孫通其人者，爲漢高帝撰置「禮記」，一切文字，都不離乎古。因此今世所傳的爾雅，或說是仲尼所增，或說是子夏所益，或說是叔孫通所補，或說是沛郡梁文所著，這都是自來「解家」所說，或是「先師」的口傳，既沒有正驗聖人的所言，故使人疑不能明！總之，爾雅「爲書」，文約而義固；其所「陳道」，又精研而無誤，真是「七經」的「檢度」，學問的「階路」，儒林的「楷素」咧！

爾雅的「來歷」，及其「流傳」，上文已詳明言之。至其「效用」，則爲通「經籍」的「本根」，供「索隱」的「良方」。今更論其「大要」，不外：

(1) 因各地「方言」和「俗習」的不同，致「一物而有多名」；(2) 因古今「訓解」的有異，致「一言而有數義」；所以爲之分別訓釋，使牠免於紛糾，那便可以「通古今」而「一四方」了。至若以之文師字句，藉博「藻麗」之名，這不過是牠的「末事」而已！

二 爾雅的「篇次」

爾雅一書，自釋詁起，至釋畜止，凡十有九篇。有釋「訓詁」的，有釋「氏族」的，有釋「器物」的，有釋「天地山川」的，有釋「草木蟲魚鳥獸」的。今將各篇的「名稱」，「次第」和牠的「義例」，條述於後：

釋詁第一 例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這都是「初始」的異名。「初」，是裁衣之始。「哉」，古文作「才」，是說草木之始。「首」，頭也；是人軀幹之始。「基」，牆始築也；是說萬物建築之始。「肇」，說文作屮，始開也。「祖」，是說宗廟之始。易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長」，便是「始」的意思。「胎」，是說人成形之始。「俶」，是說動作之始。「落」者，是說木葉隕墜之始。「權輿」者，是說天地之始。以上這些，

都是說牠造字的本原，各有牠的「專義」的，然也可假借而通用之。「始」，是指「女子之初」說的，爲中古時期所通用之字，故把牠訓釋一切相類似的字。

按，釋者，解也；詁者，古也。「古今的言語不同，解之使人皆知」，故曰：「釋詁」。此篇，相傳爲周公所作，但其中文字，有許多是周公以後事，故先儒多疑之。或說，此篇是仲尼子夏所增足的。或說，當周公時已有之，現今所沒有的，或許在散亡之中。然則詩書中所有的，並不是周公所釋，乃後人依放言雅記而爲之文，故與牠相同。這些地方，真使後人疑莫能明！

釋言第二 例如：「般，齊，中也」。「斯，諺，離也」。以上兩條，般齊二字，都是有「中正」之意。斯析，諺張，都是有「分離」之義。這是釋「言」的。什麼叫做「言」？按，說文曰：「直言曰言」。仲尼曰

：「言以足志」。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是則發於志，而形於聲，所以文章於身的，這便稱之爲「言」。又按，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這是以一句爲一言的。更按漢書：「東方朔云：『誦二十二萬言』」。那又是以一字爲一言的。

總之，「言」雖有「一句」或「一字」的不同，然因牠「今古方國殊別，學者莫能通其意」，故爲之作釋，這便是「釋言」之所以作。

釋訓第三 例如：「明明，斤斤，察也」。『條條，秩秩，智也』。「明明」，是說性理之察；「斤斤」，是說重慎之察；兩者雖有「性理」和「重慎」之分，然其爲「察」則一，故同訓爲察。「條條」，「秩秩」，都是說「智思深長」之意，故同訓爲「智」。這是釋「訓」的。什麼叫做「訓」？「訓」者，道也。按，周禮地官，有「土訓」，「誦訓」

。鄭司農說：「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以告道王也」。後漢鄭玄說：「『土訓』，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誦訓』，謂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及時事」。

此篇，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於人」，故謂之「釋訓」。張揖說：「訓者，謂字有意義也」。今按，釋詁以下三篇，都是釋古今之語，方俗之言；因牠意義不同，故立號亦異。至於訓釋「墳典」中字義，那是一樣的。

釋親第四 例如：「父爲考，母爲妣」。白虎通說：「父，矩也；以度教子也。又爲「考」，考，成也；言有成德」。廣雅說：「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又爲「妣」，妣，媿也；媿匹於父」。自此以下，都是釋「親」之詞。什麼叫做「親」？按說文曰：「親，至也」。蒼頡篇說：「親，愛也；近也」。又按禮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最先者

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蒼頡篇所謂「愛」者，「近」者，是則「親」字，爲恩愛狎近，而不相疏遠之稱。尙書堯典中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此篇，以「九族之親，牠的「名謂」不能一律，爲之解釋」，故曰「釋親」。

釋宮第五 例如：「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劉熙釋名曰：「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世本曰：「禹作宮室」。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宮室」。這都是宮室「連稱」的。尙書說：「王祖桐宮」。左傳說：「作王宮於踐土」；又說：「季平子立煬宮」。詩經中說：「作於楚宮」；又曰：「作於楚室」；傳曰：「室，猶宮也」。這又是宮室「互稱」的。禮經說：「由命士

以上，父子皆異宮」。又說：「杜氏葬，入季武子宮，不敢哭」。此文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據郭氏說：「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實而兩名」。自此以下，都爲釋「宮」之詞。易繫辭傳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這是說，吾國有宮室之始。白虎通以爲黃帝始作宮室；世本則又以禹始作宮室。

此篇，說「臺榭樓閣之異，門牖行步之名，皆自於宮」，故用「釋宮」以總之。按古者，貴賤的房屋，都稱爲「宮」，秦漢以來，唯王者所居的，才得稱「宮」。

釋器第六 例如：「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簋」。「豆」和簋，都是「禮器」的名稱。豆，是用以「薦菹醢」的；簋，是用以「盛棗栗桃梅之屬」的。自此以下，都爲釋「器」之詞。按說文：「器，皿也；飲食之器」。

。从犬，犬以守之」。

此篇，釋「一切器物之名」，故稱之爲「釋器」。

釋樂第七 例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宮音，濁而遲故曰「重」。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按，「商」爲臣，而佐君成政，故曰「敏」；敏，成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經，作「常」解。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迭」，有「更迭」之意；物過繁祉，則將更迭。「羽」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柳」，有「聚之」之意。自此以下，都是釋「樂」之詞。按樂記說：「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也」。說文曰：「樂，五聲八音之總名。象鼓鞀之形；木，其虞也」。所謂「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謂「八音」者；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

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

此篇，總釋「五聲之名，及八音之器」，故名之曰「釋樂」。

釋天第八 例如：『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

爲上天』。天形穹窿；其色蒼蒼，故曰「穹蒼」。蒼天者，是說「萬物

蒼蒼然生」。昊天者，是說「大氣皓皞」之意。旻天者，「愍萬物的凋

零」。上天者，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自此以下都是釋「天」

之詞。按，可圖括地象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渾

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釋名說：『天，顯也；在上高

顯也』。又說：『天，坦也；坦然高遠也』。說文曰：『天，顛也；至

高無上，从一大也』。禮統說：『天之爲言，鎮也；神也；陳也；珍也

。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春秋說題辭云：

『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也』這都

是說天的「名義」。

天之爲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等，都屬之。然「天有高下之形，四時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故本篇既曰「釋天」，自不得不略言其趣。

釋地第九 例如：『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釋地一篇，以「九州」爲首；自此以下，都爲釋「地」之詞。按說文曰：『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白虎通說：『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佞易，變化含吐應節也』。釋名說：『地，底也；其體在底下，載萬物也』。又按禮統說：『地，施也；誥也；應變施化，審誥不誤也』。物理論說：『地，底也；著也；陰體下著也』。這都是說地的「名義」。

此篇，釋「地之所載，四方中國州府陵藪之異」，故稱之爲「釋地」。

釋丘第十 例如：『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丘形，上有「兩丘相重累」者，名曰「陶丘」。再，重也；累也。或說，丘形如「累兩孟」故名「陶丘」。自此以下，都爲釋「丘」之詞。按廣雅說：「小陵，曰丘」。說文解字曰：「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夫旣曰，非人爲之丘，然則土有自然而高的，其小於陵者，便名爲「丘」。

丘之體雖一，而其名則甚衆多。或近道路，或因水澤；所至，則「陵」「畝」各異，其重，又「再」「三」不同；一切名稱，通見之於詩書，此篇「具釋其義」，故稱之曰「釋丘」。

釋山第十一 例如：『河南華，河西嶽，河南岱，河北恆，江南衡』。釋山一篇，以「五嶽」爲之首；自此以下，都爲釋「山」之詞。按釋名云：『山，產也；能產生萬物』。說文曰：『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也』。又按廣雅說：『土高有石，曰山』。古人傳說，謂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以上，都是說山之「名義」的。

此篇釋「諸山之名」，故稱之曰「釋山」。

釋水第十二 例如：『泉，一見一否，爲澱。井，一有水，一無水，爲澗。澗，音纖。微也；故作「纔有貌」解。澗，音計促。天井也。』

山海經說：『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卽此類是。自此以下，都是釋「水」之詞。按說文曰：『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白虎通曰：『水之爲言，準也』。是平均法則之稱。又按

《尚書洪範》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以上都是說水之「名義」的。

此篇，釋「諸水之名」，故稱之曰「釋水」。

《釋草第十三》例如：『霍，山韭。蒼，山葱。藟，山薺。蒿，山蒜。蒼，音格。藟，音勁。薺，音械。菜似韭者。蒿，音歷。韭，葱，藟，蒜，皆菜名，而生於平地。若生山中的，便別稱為霍，蒼，藟，蒿了。自此以下，都為釋「草」之詞。按，草字，說文作「艸」，訓曰：『百卉也。从二屮』。又說：『象野草莽蒼之形』。草字，說文別有解曰：『斗櫟實也；象斗子』。徐諧曰：『今俗以「草」，為「艸木」之草；別作「阜」字，為「黑色」之阜』。案櫟實可以染帛為黑色，故曰草；通用為「草卉」字。

此篇，辨「百卉之名，見於經傳的」，故曰「釋草」。

釋木第十四 例如：「楮，山楮。栲，山栲」。楮，音蹈。榎，音檜。山榎，一名栲，即今之山楸。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故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栲，音考。栲，音處。山栲，一名曰栲。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自此以下，都爲釋「木」之詞。按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从甲，下象其根」。白虎通說：「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此篇，因「木之種類衆多，而木爲其總號，今爲之析別」，故曰「釋木」。

釋蟲第十五 例如：「蠶，天蠶。蜚，蠹蠶」。蠶，音獲。天蠶，一名蠶，即今之蠶姑；一名碩鼠。蜚，音廢。蠹蠶，音廬肥。蠹蠶，一名蜚，即今俗謂之臭蟲。本爲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自此以下，都爲釋「蟲」之詞。按說文解字曰：「蟲者，蜺毛

羽鱗介之總稱也」。依字形而說，虫，同「虺」，蛇類也。並兩虫爲「蝮」，蟲之總名也。三虫爲「蟲」，有足者也。今人以「虫」爲「蟲」，是相承假借用之。或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禮記月令曰：「鱗毛羽介，皆謂之蟲」。白虎通云：「以聖人爲僕蟲之長，自上聖下達，鱗蝮，通有蟲稱耳」。

此篇，廣釋「諸蟲之名狀」，故曰「釋蟲」。

釋魚第十六 例如：「鯉，鯉，鯉，鮎，鱧」。鯉，卽赤鯉魚。鯉，音專。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亦呼爲黃魚。鯉，音偃。額白魚。鮎，音沾；別名鯉。鯉，音提。鱧，音禮。鯛魚也。舊言，是公蠣蛇所變，今亦有相生者。自此以下，都爲釋「魚」之詞。按說文云：「魚，水蟲也」。

此篇，釋其「見於經傳者，故魚名不能盡載」。至於龜蛇貝鼈之類，皆

有鱗甲，「亦魚之類」，故總謂之曰「釋魚」。

釋鳥第十七 例如：『佳其，鳩鴒。鷓鴣，鷓鴣』。鳩鴒，音夫小。一名佳其。即今之鷓鴣。詩曰：『翩翩者鷓』。毛傳云：『鷓，鷓鴣也，一宿之鳥』。鄭箋曰：『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曰：『鷓鴣，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此是謹慤孝順之鳥也』。鷓，音「辰勿切」。鷓鴣，音骨周，即鷓鴣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一說，小種鳩也。自此以下，都是釋「鳥」之詞。按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象形』。一說，二足而羽，謂之禽，禽，便是鳥。左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

此篇，廣釋「鳥類之名狀」，故曰「釋鳥」。

釋獸第十八 例如：『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麋，絕有力，狄』。麋，音迷。鹿屬也。冬至，解其角。麋，音谷，麋之雄者。麋，音辰

，麋之雌者。麋，音沓，麋所生之子也。麋，音纏，麋足跡所踐之處，名曰「麋」。其絕異壯大有力者，名曰「狄」。自此以下，都是釋「獸」之詞。按本書釋鳥篇云：「四足而毛謂之獸」。說文曰：「獸，守備也」。一說，兩足曰禽，四足曰獸。

此篇，廣釋「獸類之名狀」，故曰「釋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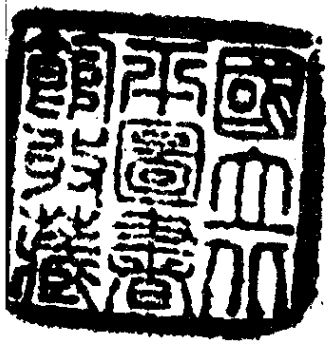
釋畜第十九 例如：『騊駼，馬。野馬』。騊駼，音陶涂。山海經曰：『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一說，騊駼，北狄良馬。野馬者，如馬而小，出塞外。穆天子傳曰：『野馬日走五百里』。自此以下，都為釋「畜」之詞。按字林：『畜，作羴』。說文解字云：『畜，獸也；人之畜養者也』。禮記，左傳，都說：『名子者，不以畜牲』。左氏傳又說：『六畜不相為用』。

此篇，廣釋「畜類的名狀」，故曰「釋畜」。其所以與釋獸異篇者，以

畜，是「畜養之名」，而獸，是「毛蟲之總號」。故本篇，祇論「馬牛羊彘犬雞」，前篇則通釋「百獸之名」；此即其所以不同之點。

以上爾雅各篇，說得十分詳備了。然細看牠的「義例」，也不外乎數端：

(1)是一字而指一義的；(2)是一字而兼數義的；(3)是更遞為訓的；(4)是解釋經傳的；(5)是一物而有「名義」和「時狀」之不同的；(6)是一類而有「牝牡」和「大小」之各殊的。學者如果能把玩而細究之，那末「通經博識」，「取用無窮」，文采也斐然可觀了！



作創前空 制編新最

文 國 中 高

排除一切無系統的國文指導
務使讀者充實了解文學特質

兼取今語文及古語文所選均屬各時代名
著作家代表作品以及現代的有價值譯著

第一冊 文體研究的編制

所選作品概從文體排列將定義界限組織要點
說明於本文之前每讀一文即能深知其體裁所
屬而了解其功用本冊材料尤注意與初中畢業
程度銜接文辭淺顯篇幅簡短無困難有興趣

第二冊 文學史的編制

分散文律文所選者以時代或派別上足稱代表
的作品並說明當時社會國家狀況每讀一文即
能了然時代背景並認識文學上的派別源流

第三冊 文學概論的編制

以文學通論詩論小說論戲劇論批評論等理論
文章為主體附有實例並說明所代表的主義

讀畢本書即可得一極有系統的
文學概念

版 出 局 書 界 世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再版

國學研究（全四冊）

【第一冊經部定價銀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編著者 顧 藹 丞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不 准 翻 印

發 行 所 上 海 各 埠 世 界 書 局

